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五年九月一日創刊　　逢星期六出版

第四卷下册　　第四卷下册

本册撰稿人

季羨林　周東郊　林志純　劉緒貽
吳伯淵　錢歌川　費孝通　吳　晗
金輪海　葉君健　何孝達　徐中玉
儲安平　樓邦彥　袁翰青　田汝康
余才友　藍蒲珍　張培剛　李純青
簡貫三　劉學濬　何永佶　譚崇台
嚴仁賡　龍正大　史　靖　劉子健
劉滌源　笪移今　樊　弘　胡慶鈞
夏炎德　丁　驌　汪　銘　吳恩裕
莫如儉　潘光旦　齊　星　陸君平
施復亮　吳謐賡　黎先慧　沙　平
方秋葦　張西曼　黎　寧　孫克寬
羅堅白　劉郝稼

讀者投書

算算看：直接定閱合算不合算？

讀者先生：我們常常勸告讀者直接定閱，因爲直接定閱比零購既省事，又合算。一次付了訂費，卽不受漲價的影響，許多讀者都接受了我們的勸告，向本社直接定閱，現在我們的直接定戶巳經超過八千名了。我們現在發表四卷一至十二期三個月的「訂閱」與「零購」的費用比較，以供讀者參考：

訂閱：在四卷一期訂閱本刊時，三個月僅付十萬元

零購：四卷一期　一萬五千元
二期　一萬五千元
三期　二萬五千元
四期　二萬五千元
五期　二萬五千元
六期　三萬元
七期　三萬元
八期　三萬元
九期　三農元
十期　三萬元
十一期　四萬元
十二期　四萬元
合共三十三萬五千元。

讀者先生：上面的統計可以告訴你，還是直接定閱合算呢？還是零購合算呢？最近外滙又調整，紙價繼續上漲，刊物的售價還是要增加的，願意減輕負担的讀者們，請乘本刊售價尚未增加時，早日直接向本社定閱爲荷。（編者）

今日川東

編者先生：近來報張雜誌常有刊載農村苦境一類消息，但大多所言不詳。農民很苦，凡人皆知。但苦到甚麼程度，便非想像所能了解。筆者係今日農村受害者之一，個中痛苦，深深感到。茲以沉痛的心情，寫出這篇報告，藉使廣大的都市，得以了解今日的農村，也許這正是全國遍地哀鴻的一個縮寫。

重慶下游一帶數十縣的地方，習謂之「川東」。是今日中國西南各省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如果四川有七千萬人口的話，則川東人口至少在三千萬以上。各縣大多毗鄰長江，但因兩岸高山聳立，長江水利，無法利用，所以完全要靠天吃飯。萬一天公不雨，就要眼巴巴的看着挨餓。川東今日的佃農，約在百分之七十以上；易言之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要靠耕種地主的土地來維持生活。能夠自耕自給的農人，恐不及百分之十。其餘就是富農，和擁有大批土地的地主。地主普遍以三七分收租。卽是耕種十石穀子的佃農，地主得七石，佃農得三石。佃農除了辛苦一年自己勞力不計外，但是肥料，租牛，總要錢呀！加以政府抽稅納糧，恐巳所剩無幾。他們唯一的收入，是在耕耘土地以內的山地中種苕、麥、及豆類等，以供一家的生活。因爲這些雜糧，在貧瘠的山地中亦能成長。但是這種食物也有限得很。農曆九月是苕成熟的時候，他們要將此項食物供給到明年三月間。雖然地主們以苕爲養豬的主要食品，但農民們還要半飢半餓的才能活到明年。三四月間是豆類，麥類成熟的時候；也是他們生命繼續的唯一糧食。農曆三，四，五等月是農人最忙的季節。如灌水、耕田、散種、插秧、除草、施肥等，都是在這個時期。一直要忙七月收割後給地主納完了糧，才算了事。如遇天旱，還要整日繼夜向地主求情，請求減租。

中國人謂南方吃米，北方吃麥。但實際上，以川東而論，就筆者所知，他們除了婚喪及特別的節日外，不輕易吃米；事實上也沒有多餘的來吃。自己辛苦得來的，自己不能吃，也許只有中國才有這種事情。最近中央要在川東購糧卅萬石，以備軍用，理由是川東糧價比都市便宜，又說川東糧食生產過剩，其實拆穿西洋鏡，無非因爲誠樸的川東老百姓，不會發生有像成都一樣的搶米事件吧了。

其次；他們生活上第二個威脅，就是食鹽問題。這也許會令人吃驚，因爲四川自流井不是全國聞名的產鹽區嗎？但是由於復員以來，銷路不暢，許多鹽井停工；再加以數千里路的運費，在川東有些地區每斤食鹽可以換到二市升到四市升食米。筆者附近一老嫗，年七十餘，可是有好幾年不知鹽味了。到底米還比鹽重要啊？致於他們的衣服，住屋，衣則「極盡襤褸，僅此一身。」住則「環堵蕭然，不蔽風雨。」筆者附近有數家晚上無被，在濃冬之夜，用樹葉生火取暖，相擁坐以待旦。這本來是人間最殘酷的表現，可是在川東人看起來，却司空見慣，不以爲奇。

八年抗戰，兩年內戰，一片抽壯丁聲中，使他們的勞力賤如牛馬。一提起壯丁他們便聯想到凍、餓、病、打、活埋。雖然鄉鎮保甲人員們，大呼軍人待遇巳經改善，但仍舊沒有人願去當兵。他們寧願在家中餓得痛快些，凍得自由些。於是拉丁便普遍採用武力的方式，結果有力的青年人，都相率逃跑，像穴居的野獸一樣，白天藏匿，晚上出來，土地任其荒蕪。或三五成羣，用武力反抗。或以賤價的勞力，出賣給地主。以求保障。戰火多拖一日，他們多受一日罪，地主便多發一天財。前年梁山修飛機場，附近各縣大征民工，將數百里以外的老百姓趕去，自理伙食，義務勞動，然而誠樸的老百姓仍舊背起包袱自動前去。數十萬民工，既無衞生設備，又無醫藥，一時疾病漫天而來，死者日必數十起。卽使幸能生還者，也祇剩了一副枯骨。據回來的人和筆者談話，機場週圍臭氣薰天，行人經過時，蒼蠅蚊子蜂湧而來。據說老百姓的工資政府是出了的，但錢到那裏去了呢？肥了縣長們。當時輿論大嘩，某縣長見勢不佳，很堂皇的樂捐數十億修某公路，（當時有建築各縣公路之舉），錢是拿了出來了，但個修某公路迄無所聞。這錢又到那裏去了呢？那也只有天曉得了。

馬正進　四月二十三日　成都

國家不爭氣·華僑倒了霉

編者先生：剛剛接到一位現在在暹羅教會的老同學的來信，中云：「……國家不爭氣，華僑遭殃了。暹政府現在推動排華政策，流氓刼奪華僑，政府則想盡方法巧立條例，剝削壓榨華僑。華僑教育巳被有計劃的逐漸摧殘，現在被查封的華校，遍處皆有。使領皆屬飯桶，其實細想也難怪他們，國家自保不暇，他們說話也不會有力量了……」讀後心中十分難過。現在政府，似乎只注意用種種方法取得美國的借款，以便持續自殺性的戰爭，對於各地華僑，他們是無暇顧及的。國家不爭氣，人民都倒霉，遠在國外的僑胞，也一樣遭殃。

林其仁　五，十四　蕪湖

這筆錢賠得寃枉

編者先生：最近大夏大學土木等六系會於五月二日夜裏開了個五四紀念會，備有歌詠，舞蹈，朗誦等節目，並放映電影「追」。當時遭受到職業學生有計劃的搗亂。首先是弄壞了麥克風，叫嚷，使各節目不能演出。及影片剛放映不久，忽然停

（下接十九頁）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四卷第十三期

三十七年五月廿二日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卽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本期作者

季羨林：北京大學教授
周東郊：
林志純：
劉緒貽：武漢大學副教授
吳伯淵：
錢歌川：台灣大學教授

忠告民社黨和青年黨

季羨林

國民大會還在進行着的時候，我們看到了許多離奇古怪的笑劇。裏面原因當然很多，而且表演的人也不限於民社黨和青年黨；但最精彩的幾幕，我們却不能不歸功於民青兩黨。我不懂政治學，不知道在外國召開像國民大會這一類會議的時候是否也可以由一黨或幾黨來分配代表的名額；但在中國，這次開國民大會的時候却確實是這樣。倘若分配的技巧稍微高明一點的話，說不定還可以掩遮天下人的耳目；但這次分配的技巧却拙劣到萬分，叫人不敢領教。於是跟着就來了一大串精彩的表演：抬棺進會場，國大代表坐在棺上讓美國新聞記者照像，代表白天絕食夜裏吃水菓餅乾請醫生注射葡萄糖，遺書要跳江自殺却溜之乎也，等等。同時民社黨和青年黨也因爲沒有得到事前分配到的位子，屢屢向國民黨抗議，揚言要退出政府，自居所謂在野黨，作出種種醜態，表演了種種嘴臉。於是鬧得滿國風雨，給在戰火和饑餓中掙扎着的人民添了不少的笑（還是哭？）料；好奇的美國新聞記者也得到了許多比人猿泰山和其他充滿了大腿和手槍的影片更精彩更驚心動魄的鏡頭。我想他們一定會伸出大拇指，高呼三聲：「頂好」，然後滿載而歸，讓美國人在試驗原子彈和賺錢之餘大笑幾次。大笑以後，說不定脾氣變好，把罵俄國的次數和激烈的程度減低一下，然後天下太平，皆大歡喜。

但我們的民青兩黨的人士眞不愧是大丈夫，能屈能伸。在許多抗議、交涉、談判、聲明之後，雖然依然沒能全盤如意；但在大會裏的位子總算多得到了幾個。他們於是就適可而止，率領了三軍，昂然走進國民大會會場，爲國宜勞，「代表」我們老百姓選舉總統和副總統。他們甚至爲了國家連嫌疑都不避了。自己的親戚，親戚的親戚都成了國大代表。青年黨某要人的兩位女公子也都被「選」爲國大代表。於是新聞記者又有了好材料。我們常從報紙上的所謂「國大花絮」裏讀到「兩位姊妹花」的消息，說她們怎樣坐在一起低聲談家常，織毛衣。我想無論誰讀到這消息都會不自覺的臉上浮起一片微笑，心情立刻輕鬆下來。讓我們忘記了就在同一個時間同一個會場裏代表我們民意的國大代表們正「代表」我們演着全武行，噓聲四起，掌鳴如雷，主席也許正在台上流着汗。她們彷彿是一片戰場裏的兩朵小花，靜靜的寂寞的開在雷鳴的金鼓聲中，揮動着的干戈叢裏。讓戰士們和非戰士們看了，緊張的心情立刻就平靜了下來，彷彿做一個甜美的夢。這賜與眞太大了。我們還能不衷心感謝這位青年黨的要人嗎？

但民青兩黨讓我們臉上能浮起微笑的也就只是這「一對姊妹花」，其餘的舉動只能引起我們的厭惡。我一想到這兩黨同國民黨交涉、談判、討價、還價的情形，渾身就有說不出的難過。他們同國民黨爭府委，爭部長，爭國大代表，爭立法委員，爭地方政府官吏，只要有官可作，有利可圖，無一而不爭。每次都是義形於色，非常堅決；但結果却是，只要國民黨稍稍讓一點，他們立刻就接受條件，宣言同國民黨「合作」。這使我想到——請原諒我這個聯想——一位大老爺的兩位姨太太。當她們對老爺有所要求的時候，譬如想要一個鑽石戒指或一身花衣服，她們就撒嬌撒痴，扭屁服，抹眼淚，甚至尋死覓活，投河上吊。老爺爲了顧全自己的面子，不願意把這事情聲張出去，於是一面恫嚇，一面欺哄，終於讓她的目的多多少少達到一點。她們也就嫣然破涕一笑，又到大老爺懷裏去了。

這樣的情形，我們看了只能作嘔，而且表演的次數愈多，表演得愈精彩入倒神，催嘔的程度也就愈大。然而最近我看紙，立法委員位子分配又成了問題，民社黨和青年黨已經聲明不參加立法院，他們又準備表演那一幕催嘔的醜劇了。同以前一樣，這次也是義形於色，非常堅決，將來的演變雖然還不可知；但我不妨在這裏學一學星象家表演一下我的預言的天才。我敢預言：民社黨和青年黨將來只有一個地方可以去，就是大老爺的懷裏。

民社黨和青年黨也許有他們自己的苦衷。國民黨並不見得怎樣慷慨大方。他們事前答應的條件也許事後並不怎樣高興去履行。但民青兩黨一定也不乏明智之士，他們一定也可以看到，國民黨之所以請他們參加政府完全想利用他們作配角來

演一齣喜劇。國民黨弄到今天這樣地步，眼看衆叛親離，烽火遍地，一不小心，就會有全盤垮台的危險。惟一的救星就是太平洋對岸的山姆大叔；但山姆大叔偏偏不了解別人的苦處，不體諒別人的困難，硬要國民黨民主，不然就不給錢。「民主」這一幕劇當然不是國民黨一黨可以表演得來的，別的黨又沒有意思參加。正在進退兩難的時候，民社黨和青年黨毛遂自荐，正如了國民黨的意。配角既然找到了，國民黨就毫不遲疑的以導演和主角的身份出場演起來。他們心目中的觀衆雖然並不是我們中國老百姓，而是隔洋的山姆大叔；但我們也沾了光，我們連續看到許多精彩的演出，大飽眼福，比上海戲院裏演的X本火燒紅蓮寺還驚心動魄。

我從來不敢看不起配角。倘若民社黨和青年黨老老實實的演這配角的話，也許還能博得一片掌聲；但我總有一個感覺，覺得他們現在已經軼出了他們配角的範圍，演起丑角來了。倘若他們老老實實的演丑角，也還可以催人發笑，大有益於衛生，我也不敢看不起；但當一個丑角渾身嚴肅板起面孔來表演的時候，就不但不能讓人發笑，只能讓人作嘔了。

這樣的丑角我們小民已經看够了。我們不了解民社黨和青年黨究竟算是怎麼一回事。他們雖然也有很多年的歷史；但這些歷史回想起來只能增加人們的卑視。左倒右倒，今天同這個軍閥合作，明天同那個軍閥合作，這歷史能算光榮嗎？他們大概也有黨員；但數目恐怕只有天知道，請原諒我沒有見過世面，我到現在還沒有遇到一個眞正的民社黨或青年黨員，我只在報紙上讀到過。多少年來活動的只是那幾個要人。他們活動的目的也並不是爭取黨員，而是獵獲高官。官到了手，然後再像釣魚似的用官位來引誘別人入黨。說到黨綱，他們雖然也有；但民社黨的黨綱空疏不得要領，我們不知道他們究竟要作些什麼，而且似乎是「發達」了以後經過作成的。青年黨的黨綱同他們的「黨格」一樣，令人哭笑不得，或者啼笑皆非。他們最有名的兩句口號是「內除國賊，外抗强權」。二十年前，當我還在中學的時候，我已經聽到這口號了。他們當時所謂「國賊」當然實實在在的指的某一個人，他們所謂「强權」也實實在在的指的某一個國家。但到了現在，多少年以後了，中國同世界的政局都有過驚人的變動，變動得幾乎換了一個新中國，換了一個新世界；但青年黨卻「以不變應萬變」，他們的口號仍然是：「內除國賊，外抗强權」。我們在糊塗之餘，禁不住要問：究竟誰是國賊，誰是强權？難倒他們現在所謂的國賊還是二十年前的國賊，現在他們所謂的强權還是二十年前的强權嗎；這事實上恐怕不可能。既然不可能，那就表示，他們所說的「國賊」和「强權」可以隨時變換，今天是甲，明天是乙。彷彿演代數一樣，我們可以用x y來代替「國賊」和「强權」。x y所代表的雖不同；一個「國賊」和一個「强權」總須隨時都存在纔行，不然我們的青年黨就無從「除」起，也無從「抗」起，讓這兩句有名的口號落了空，豈不大煞風景嗎？我想他們每個人都希望，或者假定，中國永遠有一個「國賊」，永遠有一個「强權」。他們的用心雖苦，但我卻替我們中國擔憂起來。試問一個永遠有一個國賊和一個强權的國家還有什麼希望呢？

這樣的政綱，倘若青年黨員自己想一想的話，恐怕也會覺得滑稽。但連這滑稽的政綱他們也不宣傳了。民社黨根本什麼都沒有，無從宣傳起。其實他們現在已經作上了官，恐怕他們自己覺得已經沒有再宣傳黨綱的必要。反正沒有黨員依然可以成黨，只要有個黨就會有人來垂青，來賞識，來利用。只要有人肯利用，就不愁沒有官作，不愁沒有肥分。他們現在的工作就是向國民黨大老爺撒嬌撒痴，爭府委，爭部長，爭國大代表，爭立法委員，爭地方政府官吏。官爭到手，就把自己的親戚，親戚的親戚，親戚的親戚的親戚一齊開上去，替新聞記者製造更多更精彩的「花絮」。他們甘心作配角，作丑角演這悲劇性的喜劇（tragicomedy）給山姆大叔瞧。他們沒有想到，也根本不願意去想，山姆大叔現在已經有點看穿了這齣戲的後台，有點不大感興趣了。

我對民社黨和青年黨從來沒懷過什麼希望。倘若他們自己對自己還懷着希望的話，那麼他們就應該走出國民政府，立法院和其他一切大小衙門，走向民間去。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九日寫於北大，外面正有日蝕，
太陽被羅睺吃進去了一半，天地變色。

論「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兼論我們的道路

周東郊

「觀察」四卷七期樊弘先生的「只有兩條路」是一篇極精悍的文章。但有一點值得商榷，即樊先生的「凡不畏懼中國的被剝削的階層並鼓舞他們起而執掌中國政權者便是以平等待我的民族」一語。

首先、我認為至少在目前的世界，沒有赤誠援助其他國家中被剝削階層的

益。此次大戰中，就日美的歷史關係講，美國老早就應該支援被壓迫的中華民族，但他怕自己被捲入戰爭漩渦，一直到珍珠港事件發生，火燒到他身上，纔對日宣戰；在這以前，他甚至還不斷以軍需品售給日本。就日蘇關係與蘇聯所標榜的主義講，蘇聯老早就應該與日本以經濟上或政治上的打擊，但他怕抵不住日德聯合的進攻，一直到歐洲的形勢已變、波茨坦會議完結、第二顆原子彈落在長崎，他纔驅兵進入滿洲；在這以前，他曾竭力忍耐，與日本保持相對的和平，甚至默認滿洲僞國的身份。就美蘇本身講，我們不能對他們的對外政策置一詞，因爲美蘇終究是美蘇，他們不能拋開自己的利益，但我們却可從此了解：國際關係，無論怎樣複雜，國際間的離合，總不會超於「利害關係」之上。蘇聯與德國共同瓜分波蘭並不妨礙他以後鼓舞波蘭人民進行反德戰爭，鼓舞波蘭共產黨奪取波蘭政權；美國與中國合作打垮日本，同樣不妨礙他今天扶植日本反動勢力。

其次、我認爲一個國家內的被剝削階層之不爲其他國家畏懼並鼓舞其起而執掌政權，是由下列幾個條件促成的：這被剝削階層（一）所企圖與所爭取的目標和其國家所企圖與所爭取的目標一致；（二）他們能夠並志願地對其他國家的政策、政略之完成上有所貢獻；（三）他們取得政權後之一切措施還能不離開其他國家的利益。如果這些條件不具備，所謂「不畏懼」與「鼓舞」便不會實現。一九四四年蘇聯會不畏懼羅馬尼亞的廣大農民並鼓舞他們進行抗德戰爭，原因是羅國農民當時和蘇聯一致反對納粹德國，並進行消滅納粹德國的戰爭；迨納粹德國崩潰後，他們的共同目的已達，蘇聯便在羅國領土內謀取自己的利益，割去羅國的比撒拉比亞和北部布加維納兩省，並以羅蘇公司取得與羅國共同經營羅國境內的一切經濟事業，包括煤油、銀行、保險等權益在內。蘇聯獲得的利益，便是羅國蒙受的損失，羅國人民當然不滿，於是遂有羅國農民黨黨魁麥紐被捕並被判處無期徒刑事件發生。麥紐所代表的決不是剝削階層，他所以被監禁只是因爲農民黨離開了蘇聯的利益，這是一例。俄國革命成功後對朝鮮民族特寄同情，許多逃到蘇聯遠東的朝鮮勞苦大衆，均受優待，迨與門坎事件發生後，這些朝鮮人悉數被蘇聯當局運往中亞，追使他們從事吃不飽穿不暖的監禁下的勞動生活，許多朝鮮人因此而死在他們憧憬的國土裏，這經過是我親眼看到的。蘇聯之所以不畏懼朝鮮勞苦大衆並支援他們從事反日運動，是因爲蘇聯本身也在企圖搗毀日本，但事局變易，當蘇聯預感到此多數朝鮮人寄身遠東，很容易有日本間諜混跡其中時，便不惜予以整個清算。蘇聯的這個決心，是其政治上的卓異處，但我們却從此更充分了解，即使是以聯合世界上的無產者與資本主義進行殘酷鬥爭的蘇聯，當他發覺某些無產者對他有危害之危險或嫌疑時，對這些無產者也不能不有所畏而予以嚴格壓制或管束。

最後、講到我們中國。八年抗戰，兩年內亂，社會、經濟遭受嚴重打擊，除了少數人，很少有不受壓迫、不受剝削的。在今天我們說農工大衆是被剝削階層，固然誰也不能否認，但其他人民並非全數都是剝削階層。反之，大多數人民也是被剝削者，大家都在這苦難的時代中或奮鬥、或苦悶、或彷徨着。今天能有人鼓舞我們進行生存鬥爭，我們自應感激並益增強我們的鬥爭活力，但歷史事實，歷歷在目，鼓舞我們的人究竟有無作用，我們仍不能細加考慮。我個人對政治理論，素無研究，但二十餘年的實際經歷：我接觸過許多民族中的各色黨人與政治掮客，並親歷過若干東方弱小民族的「被解放」和未被解放的國家，從他們的政治實際與民間生活中，我以爲對鼓舞被剝削階層從事生存鬥爭的「友愛」之手，是不該輕易接握的；我以爲這隻手的伸出還是爲了鼓舞者的本身利益，不能輕易地說他們便是以平等待我的民族。

無可否認，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給人類帶來一個新希望。民族本身雖蘊有排他性，但人類是願望彼此和平相處、平等相處的，宗教力量歷時久而未衰，未始不足以說明人類的基性是渴望和平的。俄國大革命進一步啓示人類：大同社會能夠以積極鬥爭方式爭取到，因之，不只是無產階級，各國的智識分子和其他階層中的人們也有爲此一鬥爭貢獻其生命與精力的。在我國差不多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遭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對於鼓舞弱小民族從事反帝鬥爭的蘇聯，當然會感到其可親可近。但廣大的中國人民所希冀的、所爭取的是自由獨立的中國，決不是蘇維埃化的中國，更不是附庸於蘇聯的中國。二十年來第三國際與中共中央對中國革命的策略、戰策屢屢變易，便足以說明中國人民對社會主義革命和蘇聯是如何地反應着。抗日戰爭期間，蘇美均曾寄與我國以無限同情與援助，我們不能不衷心感謝，但大戰結束後，美國視中國爲其爭霸世界的一個據點，蘇聯視中國爲其國家保衛的前哨，各在中國尋覓、誘拉並支援其「友人」，促成今日中國的不安局面，因之，我以爲無論鼓舞中國任何階層從事內爭的國家，其鼓舞之手我們都不該接握，都不該信賴或引以爲幸的。

中國今天的局面不是來自華盛頓或莫斯科的力量所能扭轉的，責任還在我們自己的身上；自身的責任無他，繼續五四的反封建運動，發揚並深入之。

當年帝國主義在中國之能夠得手、能夠任所欲爲，不完全在他們擁有堅甲利兵，主要的還在中國本身的腐爛了的封建社會組織與封建思想促成的。辛亥革命之未能貫徹其任務，因亦在此。北伐以後，國民黨執政達二十年，黨的朝氣一天天低落，有良好的主義與計劃不能實施，到今天貪污濁流和派系爭衡已把它過去的光榮完全湮滅了。國民政府中不乏廉潔之士，國民黨內也不乏有能力有識見的黨員，但大家都感到無力挽此頹風，到處都聽吏着牢騷語、憤慨語，這種現象的形成，無他、還是由於封建思想、封建關係。法治是現代國家的基本精神，但在中國法只是爲所謂細民設的，非特權門豪貴有力量藐法玩世，鄉曲士紳有辦法逃法避法，甚而至於漢奸貪吏也能夠逍遙法外。去歲政府派到華北的督察團，連一名貪污罪狀超著的法官都打不住，以強悍出名的陳誠對東北的腐化現象都束手無策，封建勢力的雄厚由此可見一般。

轉過來再看中共。他們之間也不是沒有派系之爭的。他們所領導的翻身清

算等運動，與其說是無產者革命，無寧說還是封建時代的農民暴動。最近我在一本香港出版的中共刊物「羣衆」上（第五〇期）讀到他們引證的民謠：「無米做飯無柴燒，苦糧苦稅又苦抽，將軍何日去，戊公到時不須愁。」並註釋有：「戊公與毛共諧，明年戊子。」等語，這還不是迎合人民的封建思想，作奪天下的宣傳。

因此我認爲，今天被壓迫的廣大中國人民，如果不積極於反封建運動，掃除阻礙中國向前發展的基本障礙，任是改朝換代，任是高喊民主，都是無用的，今天政府也喊民主，中共也喊民主，這和辛亥革命後大家喊共和、憲政一樣，封建思想還是今天中國思想界的主流，廣大人民所遭受的還是封建勢力的迫害，廣大人民本身還未掙脫幾千年來封建社會所加於他們心理上的桎梏（現在華北、西北一貫道教，深入民間，鄉村與城市的人民，有許多信之若狂，一貫道教的佈道師，其影響力量遠勝於國民黨或共產黨的政治宣傳者，便可證明，一般人民的思想是在如何的階段裏），這種情況下民主如何會實現？

五四運動是中國反封建運動的第一砲，這個運動在今天之重要並不減於當年，良心未泯的智識份子應該繼續幹下去，但要立定脚根，不被封建勢力捲倒或拉過去。我們回憶五四運動以來，許多反封建的戰士們，在戰鬥中漸而懷疑時代，懷疑自己，漸而轉變爲封建勢力的幫閑，這足使我們警惕。

中國的出路要自己來創造，不應該仰賴或依靠任何外來的力量，民主革命在中國，今天尙未完成，中國的歷史尙未走上現代的道路，幾千年來的封建餘毒尙游蕩於每個人的每一滴血液裏，不認淸這一點，而仰仗外力，或以民主外衣，掩飾醜惡；或以鬥爭淸算，妄助苗長，那只有拉長中國人民的苦痛日子，爲他人作嫁衣裳罷了。

三十七年五月四日

科舉．選舉與中國式的民主

——與何永佶先生論「中國式的代議制度」——

林志純

（一）

何永佶先生近在「觀察」四卷十一期發表「論中國式的代議制度」一文，全文大意可以歸爲兩點：

一、中國從前有一種代議制度，即是考試制度。此制濫觴於隋文，粗具於隋煬，形成於唐代，嗣後歷朝均採行此制，增減損益，只是內容之不同，而制度却數千年來迄然存在。中國歷朝即以此治天下。

二、這個名爲考試制度而實際是中國的代議制度如何推行呢？其道有二：第一、此制度下的代議士，即科舉出身之人，在野之日，做地方的紳士、領袖、代言人；第二、他們在朝之日，以行政而兼議政，乘着「中國式的議會」——「廷議」——的機會，替地方發洩意見。

記得去冬何先生過滬赴美之時，在某一宴會中曾已提出這個意見，而在座的幾位學者中，也頗有作同樣的主張的。當時我以爲這不過是茶餘酒後說說罷了。時隔數月，國代選舉了，立委選舉了，總統副總統選舉了，何先生鑒於在這「多難的中國」，不應當在天災、兵災之外，再加上「人爲的選災」，因此文提出這個「避災」的方法。何先生說：「年來的選災，起因於我們尙未懂得從前中國的選舉代議制度；不但中國人不懂，連歐美人也不懂我們固有的法子。」

何先生的主張是有商榷的必要的：

第一、在中國史上，考試制度，或者就隋唐以後說、科舉，固然即是選舉，可是這樣的選舉便算是代議制度嗎？

第二、科舉誠然是廢止了，但何先生所提出的「中國的選舉代議制度」何嘗一乾二淨的除掉，何嘗不變相存在？它的好處在那裏？

第三、何先生太重視「選災」了！老實說，選災和天災、兵災絕不可一律相看，它只是士大夫之間的災，再嚴重些給我們老百姓也沒有甚麼關係，有什麼「吃得消」，吃得不消呢？

第四、「中國式」？到底是什麼東西？我們是不是還要向後轉？

（二）

中國的封建政治史上，最高級或較高級的統治者，如天子王公，選擇佐治人物的方法，約可分之爲兩個時期：一是「親親」時期，一是「選賢與能」時期。

這兩個時期的分界線約在春秋時代。春秋以前可說是「親親」時期。這時期，天子選諸侯，諸侯選卿大夫，卿大夫選士，都是以「親親」這個原則爲標準的。

後來「禮壞樂崩」，封建貴族的政治開始動搖崩潰，士大夫階級繼之產生，於是「親親」的方法也不能持久，進入「選賢與能」的時期。

士大夫階級的來源不外兩種：一是出身於沒落的封建貴族，一是出身於「

者如「下之野人」而「儒服委質」的子路。他們本來都沒有統治的權力的。可是當時封建王侯們面臨世變，腐化的「親戚」不足封之以爲用，不得不從新生的士大夫階級中選擇佐治的人才。這便是「選賢與能」之制之所由起。

「選賢與能」之制起於春秋戰國之後。中國的選舉制度，或如何先生所說的「選舉代議制度」，實興於此。

由於選舉方法的不同，中國的選舉制度又可分爲三個時代：

第一、養士時代，春秋戰國時期屬之。

第二、選士時代，兩漢魏晉南北朝屬之。

第三、取士時代，隋唐至清屬之。

蘇子瞻的「戰國任俠」，謂「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大體上可以說是中國選舉制度史上演變的提綱，惟「三代以上出於學」一語錯了。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養士時代的選舉情形大抵如此。

兩漢至於南北朝，雖有「郡縣吏」與「九品中正」之不同，而仕進之門則一。馬端臨所謂「或公府辟召，或郡國薦舉，或由曹椽積累而升，或由世胄承襲而用，大率不外此三四途轍」，所不同者只在兩漢是「鄉舉里選」，「採毀譽於衆人之論」，而魏晉以來之「九品中正」，則「寄雌黃於一人之口」。所以同屬於選士時代。

新唐書選舉志謂「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蓋自隋唐以後始有科舉，而中國選舉制度又一變。自此之後，至於清末，考試的內容，無論着重的是詩賦，抑是經義策論，抑是制義八股，要皆開科取士之意，可以說同是屬於取士時代。

養士時代的選舉重在「才」，選士時代重在「德」，取士時代重在「學」，所謂「學」，自然不是專門學問，只是一種「智力測驗」而已。

中國的選舉制度不過如此，其惟一的意義只是統治者選擇佐治的人物，和「代議制度」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清史稿選舉志末卷爲「新選舉」，首云……「新選舉制別於歷代取士官人之法，清季預備憲政，倣各國代議制度，選舉議員。」可以說，新選舉是倣效各國代議制度而生的，是西洋貨，舊選舉是歷代取士官人之法，是中國貨。中國貨的選舉與西洋貨的選舉是截然不同的。

(三)

何先生以爲中國的「考試制度，不是純粹用以考選人才，牠還有別的作用，而這別的作用還較考試爲重要」，「這個更重要的作用，殆即政治上的代議」作用。

何先生所持的理由，第一是這個考試制度所取的士，「各省有一定的額子，不管省的文化程度如何的高或如何的低，這定額不是根據文化程度的高低而定，而是根據戶籍的多寡而定的」，以爲「即這一點就帶有西方根據人口的多寡而定其代議士的名額的氣味」。這一點是何先生單把隋唐以來的選舉制度截下來研討所引起的誤解。須知隋唐以來的取士制度是淵源於以前的選士和養士的制度的。上文說過，養士重才，選士重德，取士重學。重才時代的選舉，統治者的目的在應付現實問題，誰最有本領就用誰，無所謂名額多寡。重德時代則不然，必須預定名額，否則非多即少。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這定額必須普及於全國各地。普及各地，則除按戶口多寡爲比例外，別無標準。所以漢以後選舉常有定額，而以戶口爲率。後漢書丁鴻傳云：「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這便是一例。又怕邊郡人口太少，野有遺賢，又有補救辦法，定「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重學的科舉時代，根據戶籍多寡而定取士的名額，蓋淵源於重德的選士時代，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明代學政因取江浙人過額而被殺頭一事，在上世也已有相反而相同的例。漢武帝詔二千石舉孝廉，竟有闔郡不舉一人的，武帝令有司「議不舉者罪」。明學政取江浙的人太多，必取他省的人太少，明祖辦他的罪，也不外學上世的「善政」習慣，不足以爲有似近代西方代議制重視人口定額的意味。

何先生所持的第二個理由是「考取功名的人，只有百分之十或十五做官」，好像考試並不專爲官考的，更多的是在地方做紳士。可是，這種看法也不合於歷史的事實的。統治者選擇佐治的人才，既不能用多少選多少，自然是選多用少。選而未用的，只不過「備才」備用，不是預擬他們被選的留在地方做代議士的。那一個考功名的不是爲了做官。至於清代考功名的大多不得官做，這是因爲科舉取士以後，「儒吏二途」，考取的爲儒而不爲吏，小官不願做，大官沒分做，那只好閒散在鄉，等待機會了。所以科舉完全是取士官人的制度，並沒有「代議」的作用的。

至於何先生所持的第三個理由，謂「廷議」即是「議會」，行政而兼議政，這其實是沒有理由的。國民政府的國務會議，行政院的政務會議，不就類似廷議嗎？那麼立法院何用呢？

說到這裏，我應當指出，現在科舉制度雖然取消幾十年了，但中國的選舉制度並未嘗中斷，而且有「新」的轉變。這是什麼？在中國的選舉制度上，國民政府考試院的任務自然是選舉，教育部辦學自然也是選舉，可是還有一種大家不曾注意的而實正在加緊推行的「中國式」的選舉，這不是別的，這是「新」養士制度。

上文說過，中國的選舉制度最早期是「養士」，那時是春秋戰國時代。不

料二千多年後，這種養士制度的選舉又見於世。現在的黨國要人，你一派，我一系，各擁羣衆以自雄，那不是養士制度嗎？曹操有言，「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現在不還是以才爲養士的標準嗎？君不見濟濟多士之中，也是「談天雕龍」，「雞鳴狗盜」，形形色色，應有盡有的嗎？最近國代立委選舉期近，少數黨拉人，往往以國大代表，或立法委員，或監察委員，以爲餌，那不是養士制度的報酬辦法嗎？所以我說，科舉雖廢，中國的選舉制度並未中斷，因爲「新」的養士制度正在加緊推行。

可是這樣的中國選舉制度與代議制又有何干？蘇氏所謂「智勇辨力，皆民之秀傑，不能惡衣食以養人，必須役人以自養」者，正是這一批中國選舉制度上的士，他們有什麼代議作用？

（四）

何先生爲了避免選災，纔提出這個「中國的選舉代議制度」的。可是，我們老百姓對於近來的選舉，大都是不聞不問的。由於選舉所生的糾紛，我們老百姓是百分之百不關痛癢的。請問，選舉人爭着擁這個，擁那個，打得頭破血流，給我們老百姓關係什麼？他們絕食，自殺，我們老百姓並沒有像何先生所說的「吃不消」的。所以何先生說的「選災」，我們老百姓只有這一次是不會被災的。

正相反，各地舉行選舉，候選人爲了競選，你拿出多少億，我拿出了多少億，這個偌大的數目雖不見得便落在我們老百姓身上，可是直接間接使我們過幾天好日子也是好的。市面因選舉繁榮了，拉車的多得些比平時好價的車資，失業的工人這時被僱送信，買東西，茶樓飯店平添不少主顧，一切的一切，我們老百姓只有好處，那有災害？我們老百姓並非在此「幸災樂禍」，其實「楚弓楚得」，那多少億的法幣，還不是本來從我們老百姓身上取去的嗎？因此，選災之在我們老百姓，似乎只有歡迎，不必避免的。

（五）

最後，我想談談「中國式」。

現代的文明國家，可以分爲三個不同的時代：一是半封建時代的國家，一是資本主義時代的國家，一是社會主義時代的國家。代表這三個時代的國家的，一是中國，一是美國，一是蘇聯，介於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尚有日本的一種；介於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尚有英國的一種。因此可以說，現代的文明國家有五種：中國的，日本的，美國的，英國的，蘇聯的，五種不同的形式。

中國的「新政」，百年來在不斷演進。曾國藩、左宗棠等只想學得西洋的堅船利砲，要一個中國式的中國，這是第一期。康有爲、梁啓超等想維新，要一個日本式的中國，這是第二期。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淸帝國，建立共和的民主國，要一個美國式的中國，這是第三期。民國十三年，孫中山先生在粵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要一個三民主義的中國，其中民生主義便是想用和平的方法達到社會主義的目的，可以說和今日英國工黨政策的目標相似，這是第四期，姑稱之爲要一個英國式的中國。

百年來中國的新政運動是進步的，歷史是向前一頁一頁地翻下去的。不幸十六年寧漢分裂以後，和平建國的方法停頓了，直到於今，還不能不內戰！現在是共產黨要一個蘇聯式的中國，不惜流血革命，而國民黨與民社黨、靑年黨等聯合政府却要戡亂，以「疑匪」看「共匪」，而以曾左之業自任。還在戡亂本身說來，固爲得計，可是中國無意中回到曾左時代「中國式的中國」了！

我們固然不用自暴自棄，看不起祖上的遺產；可是，如果我們以爲我們祖上是個富貴世家，家裏件件有，外國有什麼，我們也拿出一件古董來比比看，那是危險的。我們的孟子說過民貴君輕，我們有我們的民主；我們的諸葛孔明製過木牛流馬，我們有我們的科學！我們既有了，何必還要外來的德先生，賽先生呢？我們要合乎國情，我們何用向外人要舶來品呢？

我們是否眞的要回到「茶館」去，像何先生所說的來一個「中國式的代議制度」呢？這問題誰也沒有權力答覆，要問時代允許不允許我們向後轉！

三十七年五月十五日，上海。

馬歇爾方案實施第一章

（巴黎通信）

觀察特約駐歐記者

馬歇爾方案經過了九個月的討論和爭辯，其第一年計劃已於四月二日經美國國會通過了，四月五日由杜魯門總統簽署，正式成了法律。不二日，白宮發表斯牛得拔克汽車公司老闆霍夫曼爲「經濟合作行政署」署長，執行馬歇爾方案。

在歐洲，十六國外長和代理人以及德國英美法佔領當局代表，於四月十六日集會於初春明媚的巴黎，簽訂了所謂歐洲復興憲章，成立了「歐洲經濟合作組織」。英外長貝文在開會詞中，以當年邱吉爾的佳話對代表們說：「我們現在已達到開始的結束階段」。巴黎的若干報紙都標以「巴黎完成了歷史的一頁！」

這裏我們沒有時間說明促成這所謂「歷史的一頁」的客觀環境，或如捷克政變、蘇芬條約、柏林僵局、義大利大選等相關的個別事件，我們祇能就目前的題目加以闡述。

馬歇爾方案所及的範圍很大，看決定的第一年援款，除歐洲十六國及德國英美法佔領區外，受益的尚有中國。華盛頓的經濟合作行政署，與歐洲合作之外，尚要與中國

合作。也許中國不久也會成立什麼合作的組織。

照目前的情形，甚至再往遠一點看，美國經濟合作的重心還是在歐洲，一則因為地小人多，幾小時的火車可能通過好幾國；二則因為有被「合作」的環境。正像富人救濟窮人一樣，他也得看一看那一個窮人比較可以和值得救濟。

歐洲一般比較天眞的人對於美國人的義舉眞是感激不盡，但也有一部分人覺得美國人怕自己的經濟恐慌把貨物拚命的運到歐洲來，歐洲人民在戰爭中受了多少苦，現在吃一點美國人剩餘的麵包和黃油也是應該的。再一部分比較極端的人則老實不要美國救濟。他們相信歐洲唯有自救，才能生存，才能獨立。美國的資本主義力量太大了，囫圇套進去將來脫不出來而終於會被切死的。

★　★　★　★

但儘管人民的意見如何，馬歇爾方案已經開始行動了。國會剛剛通過議案，第一批援歐物品包括食物及鋼鐵機器之類已運上了船，四月底即可到達歐洲口岸。歐洲人對於美國人的科學管理和行政效率欽佩不止，但也正因為科學管理太嚴，行政效率太高，一般人有些害怕，怕他們閒情逸致自在自得的嗜好會在這「合作」的巨浪之中被消滅。

當白宮發表霍夫曼為經濟合作行政署署長之後，歐洲人民競相詢問霍夫曼究竟是怎樣一個人，担任這樣重要的職務？因為在歐洲人的政治經驗中，忽然騰達一步登天的事情認為是奇蹟。他們不能了解美國資本制度的萬能。

兩天以後，紐約論壇報歐洲版發表了兩篇關於霍夫曼的文章。接着各國報章雜誌絡續載刊介紹，霍夫曼的玉照在若干畫報的封面上也出現了。

紐約論壇報的兩篇文章，除了說明經濟合作行政署署長的職務外，非常自傲地介紹霍夫曼的簡略身世：由斯牛德拔克汽車公司的跑街而成為董事長，中經多少波折，安然渡過經濟危機。霍夫曼在美國人眼中看來確是了不起的人物，一生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奮鬥而獲得了事業上的成就。誠不愧為「美國今日成功的商人中的模範」。

霍夫曼出任此要職，不是偶然的。近一點說，他在馬歇爾援歐方案的起草中是主要角色之一，在國會中他曾堅持方案的執行必須由獨立的機構負責，不能由國務部處置，最後他的意見幾乎都被採取了。廣泛一點說，美國整個政治受資本家直接和間接的壟斷，目前的情形更是明顯。這援歐方案的成功與否，對華爾街的老闆們有生死關係。這樣一個重要的任務，自然最好由他們自己來担任。

經濟合作行政署署長的重要職權簡略的說：（一）他有權審查各國的要求，製定援助計劃；同時他負責有效的執行，為此白宮另特派流動大使常駐歐洲協助他，（這職司華盛頓已發表由商業部長哈立曼出任。）（二）他應勸導美國私人資本參加歐洲的經濟建設，這也是他的義務，因為私人資本參加歐洲的經濟建設，事實上也即是救了他們自己的命。（三）他可以決定何種援助為贈送方式，何種為債款方式，假使援助影響到美國人民的生活時，他應立即校正。（四）他應制止一切直接或間接運往蘇聯及其附庸國的貨物。這一點在方案的精神上是非常重要的。（五）他有權督促被援各國，如有違背協定者，他可以停止援助。

總之行政署長的職權非常龐大，一言蔽之，即是欲以援助的方式維持資本主義和自由貿易。霍夫曼曾對新聞記者說：「惟有在資本主義之下，人民的重要的自由才能得到保障，也惟有在資本主義之下，一般人民才能享受適當的生活標準」。

美國資本家還是深信惟有堅強的資本主義可以對付共產主義。因此他們願以全力維持和扶植歐洲的資本家，他們總以為歐洲的資本主義能重新站定了脚，非但共產主義可以擋住，而且美國的經濟危機也可渡過。

★　★　一　★　★

歐洲受益國一年來的準備工作做得相當見效。全體大會開了兩次，結果簽訂了合作憲章和成立了常設組織。此外英法比荷盧締軍事同盟之後又進而商談經濟合作；法義成立了關稅同盟；法國加入英美完成了西德的經濟統一。

至於各國國內政治，一年來的收穫也很大，法比等國保守政府初則用議會方式，繼則用武力把共產黨排出實際政治，連社會主義較前進的英國工黨內閣也公開的不許共黨份子繼續佔據政府中的重要職位。最近義大利的選舉，正像喜劇一般唱得最熱鬧，結果也總算是「如願以償」了。

至於經濟方面，各國一年來的努力成績也可觀，據紐約論壇報的調查，十六國之中有八國的工業生產品已超過一年以前的紀錄，而八國中有五國，尤其是英國，且已超過了戰前的產量。英國每日掘的煤超過一九三八年每日的產量，法國汽車生產率一年之中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二；法國的電力產量已超過了戰前的百分之三十五；荷蘭的工業生產率一九四六年祇恢復到一九三八年的百分之七十三，至一九四七年提高至百分之九十二；比利時的農民在一年之中增加了一倍的糖菜的收成。

以上種種為馬歇爾方案開了路，但並未除去一切的障礙。因為眞正的建設，須要勞工大衆的合作，祇靠若干政治家和享受其成的資本家及布爾喬亞份子是不能成功的。而目前的勞工大衆大都還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雖然如法義等國政府竭力想法分化工人，脫離共產黨另組工會，像法國新成立的「工人勢力」等，但這工作一時恐不能收到全功。一般工人的生活不能改善，是根本的原因。美國人時常說要消滅共產主義須從基本做起，即是須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標準，尤其是工人的待遇需要改良，可是在破落的歐洲，要做到如此，談何容易。十幾萬萬美金一年，祇能救濟和扶植若干資本家。以法國的四年復興計劃為例，要工人餓了肚子去拚命是不可能的，何況還要增加工作時間？

因此，對馬歇爾方案祇能從另一個角度看。美蘇的關係在歐洲實已到了非常嚴重的時期。雙方軍事上的佈置已很明顯（記者於上期「在歐洲看大局」一文中也曾提及），所謂「合作」，消極方面暫時安定西歐局面，積極的目的實為軍事行動的佈置。

一九四八年四月廿二日

人性的壓抑與瞭解

人性與文化的衝突和調協

劉緒貽

關於人性，有很多不同的定義；但我們此地所謂的人性，便是指的人類的本性（Original nature）而言。本性是天生的，是人類由遺傳決定的性格的全體。舉例來說，人餓了要吃東西，疲倦了要休息或睡眠，性的衝動來了要有性的滿足，遇着快樂向前，遇着痛苦向後等等，這都是與生俱來的性格，總起來說，便是我們此地所謂的人性。

人類的生活，在最原始的時代，大體上只是以實現此種本性爲目的。到了人類有文明的時候，雖然生活的目的不僅在實現此種本性，但此種本性的實現，仍然是最基本的。我們儘可以用許多冠冕堂皇的名詞，如實現大我、服務人羣、追求眞理、皈依自由與正義等等，把生活的目的說得異常高貴，但是，對社會上大多數人的生活而言，沒有實現大我、服務人羣、追求眞理、皈依自由與正義等的機會，是可以的；要不吃東西，不休息也不睡眠，不求性的滿足，不避免痛苦等等，則絕對不可以。就是有少數的人，要實現大我，服務人羣，追求眞理，皈依自由與正義，也至少得先吃飽穿暖，有足夠的休息與睡眠等等，然後才能爲達到這些所謂更高尚更理想的目的而活動。

固然實現本性，是人類生活最基本最主要的目的，但在實現本性過程之中，人類往往得和別人直接或間接的發生關係；由於此種關係，人類對於本性的實現，便不能不依照一定的規矩，而有相當限制。舉例來說，一個人在滿足性的需要時，決不能僅憑着性的衝動，去強迫別人，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因爲如果我們這樣做，比我們力量更強的人，爲滿足他的性的需要，也可以強迫我們不這樣做，如此輾轉循環，最後人類反而難得有性的滿足。吃的滿足也是一樣的，我們不能因爲自己要吃，便去搶人家採得的果實，獵獲的禽獸，或種出的菓麥等，因爲如果我們搶人家的，比我們力量更強的人，也會搶我們的，如此輾轉循環，結果大家都難得有吃的。所以爲了要實現「食」「色」之性，人類創造出了各種各樣的經濟制度與婚姻制度，在正常情形之下，只有通過這些制度，人類才能夠在文化或社會許可的範圍之內，實現其「食」「色」之性。其他各種本性的實現，也是一樣的。

文化對於人性限制的意義還不止此。這是因爲人性的實現，有程度的不同；而人類又有要求最高程度實現的傾向。比如有的人只吃稀飯；有的人却吃乾飯；有的人吃飯不夠，還是吃鷄、魚、鴨、肉；有的人鷄、魚、鴨、肉吃厭了，却要吃山珍海味。有的人安於一夫一妻制度；有的人却不滿意，要在這制度外去找情夫或情婦。爲了要使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有相當實現其本性的機會，所以對於少數人無限制的實現其本性，文化也是要加以壓力的。

不過，世間上各種制度的好壞，都是有時間性地域性的。時間變了，地域變了，好制度可以變成壞制度，所以，文化對於人性的限制，由於文化的惰性或移殖，往往造成過度或不平的現象，遂致失却效力。所以無論在任何一個時代的任何文化裏，我們總可以看到或聽到各種各樣人類實現本性的行爲，是反制度的，是社會不許可的，最常見的如盜竊，虐待，或強姦等等都是。

上面所說種種，一面是文化對於人性的壓抑，一面是人性對於文化的反抗，合起來說，便是研究文化理論的人所謂的文化與人性之間的衝突。如果此種衝突只是零星的，只表現於各個人的行爲，則社會秩序與和平還可以維持，社會上大多數人還可以繼續實現其本性；如果此種衝突變成集體的，表現於羣衆的行爲，則社會失去秩序與和平，社會上大多數甚至全體的人，對於本性的實現，即使不是不可能，至少不能達到當時物質文化水準所許可的最大限度。（讀者如對於此問題有興趣，可參看時與文二卷二十四期拙作「文化的漸變和劇變」一文及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費孝通先生著「生育制度」一書。）

就因爲這種文化與人性之間的衝突是永恆的，普遍的，所以人類也就不斷的想方法來解除或減小此種衝突，其結果，便產生了各種各樣調協人性與文化的知識活動。

人性的壓抑與瞭解

調協人性與文化的知識活動，大體上說，因爲方法的不同，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不問文化，僅從人性着手的。從事於此種知識活動的人，或是看不出文化的不合理；或是看出了却認爲無法糾正，或不必糾正，因此，在人性企圖突破文化的籓籬時，他們總是想方法來抑制人性。原始社會或農業社會裏的宗教家、道德家、哲學家、以及其他從事於類似知識活動的人，大都是屬於這一類的。

在有些原始社會裏，地理環境限制了物質文化的發展，造成極端貧乏，連最低限度的人性實現，都感困難，在此種情形之下想方法來限制人性實現的程度，往往是無可厚非的。比如南美提厄駉翡哥（Tierra del Fuego）羣島，因爲受南極寒流的影響，終年下雪，使島上的哦雷印第安人（Ona Indians）無法從事農業，主要靠獵一種野駱駝名叫 Guanaco 的過活。爲了限制人們的放縱與泯滅爭端，所有的哦雷人一共分成三十九個社團，每一社團佔領一塊獵場，其他的人，就是餓了沒東西吃，也不得侵入；要不然，被侵的這個獵場裏的人也得挨餓了。在這種環境裏面，如果宗教家用各種方法來限制人性實現的程度，是不算太不合理的。不過人類演化史上，這樣極端的例子是很少的。大部份的原始或農業社會裏，從事宗教、倫理、道德、哲學等活動，告訴人們壓抑人性服從文化約束的人，都是或多或少，直接間接，有意無意爲統治階級說話的。不獨知識活動是貴族階級特權的時代與社會裏是如此，就是知識份子可以由平民出身的時代與社會裏，也是如此。這種現象，研究知識社會學的人是看得比較清楚的。簡單的說，這是因爲在每一個社會裏，實現人性的財富基礎，以及產生此種財富的能力，都是有限度的。統治階級要想無限制的實現其本性，只有相對的減低被統治者實現本性的程度。具體的說，統治者要吃山珍海味，被統治者便得少吃兩碗飯。然而這不是容易的事，因爲世界上的人，除了被逼與被騙以外，是很少願意自動的減低其實現本性的程度的。所以爲了要逼迫他們，統治者往往用武力；爲了要欺騙他們，統治者往往利用知識活動。不過，武力是危險的，只能收效於一時；知識活動的運用是平和的，可以收長治久安之效，所以不到萬不得已或不知道如何欺騙時，統治階級是不願意用武力的。就因爲這種緣故，所以在有的文化裏，知識活動只是貴族階級的特權；（如我國西周文化便是如此。）在另一些文化裏，雖然被統治者也有機會變成知識份子，但如我們在「知識生活的偏向」（觀察三卷十九期）一文中所說，知識份子是不直接從事生產勞動的，他們得有人豢養，而社會裏，尤其是原始式農業社會裏，有能力豢養大批知識份子的，又是統治階級。所以就一般情形說，爲知識份子若想，即使不說感恩圖報，就是要維持自己的生活，也得維持統治階級；要維持統治階級，便不能不製造出一些道理來，迷惑被統治者，幫助着維持并加強統治者的統治地位。歐洲中世紀，以及印度和中國從前的知識階級，老是勸人民「克己」、「寡慾」、「忍苦」、「悔罪」等等，實在是吃了人家的飯，有不得不替人家說話的苦衷。大體上說，他們都是勸人民壓抑人性的。只有大多數的人抑制其本性的實現，統治者及其附庸才能安安穩穩的從事於提高實現人性程度的活動。社會上相信這些御用知識份子的人愈多，程度愈深，統治階級及其附庸實現其本性的活動，才愈可以肆無忌憚。

我們上面的說法，并不是不承認在從前的知識階級中，也有不屬於上述類型的人，但那僅是少數，我們將來有機會時當再加以分析，此地不詳談了。

人類抑制人性的知識活動，一般的說，有兩個缺點。第一，它限制，至少影響，實現人性的程度的提高。比如一個文化，要是由於知識活動的結果，造成一種信念，認爲「粗茶淡飯布衣裳」是一種高度美德，則大多數的人，爲了追求美德，自然不願再去想法使大家吃得好些，穿得好些。同樣，假如「絕對貞操」變成了一個文化裏的公共信念，大多數年青的寡婦自然不會再嫁了。也由於這種緣故，我們很難希望一個鄙視聲色之娛的文化，會產生電影

、留聲機、收音機等一類悅人耳目的發明。第二，它阻礙着對於人性的瞭解。這是此種知識活動最可怕的地方。因爲如果拿刀槍來威嚇人，要他吃素不吃葷，雖然他可以屈服，但他心裏還是喜歡吃葷，較甚於吃素的，可是宗教家却可以用長期教化的影響，使人自動的吃素。同樣，道德家也可以使人自動的守望門寡，宗教家也可以使人願意終生過獨身生活。根據精神分析學者的看法，這是因爲生活在此種文化裏，久而久之，本性的要求被壓抑到下意識裏去了的緣故；大部份的變態心理是這樣起源的。從前的人不瞭解變態心理，就由於他們不瞭解人性的緣故。

由於上面的分析，我們還約略可以看出，這兩種缺點是互爲因果的。愈是不瞭解人性，愈不會要求實現人性程度的提高；愈不提高實現人性的程度，慢慢的就使人對於人性的觀念，愈來愈模糊。歐洲文藝復興以前，除開希臘、羅馬盛時的文化以外，大體上，人類老在這種因果關係裏打圈子。

歐洲文藝復興以後，人類在調協人性與文化的知識活動的道上，因爲中層階級的逐漸興起，慢慢發現了一條新路；工業革命帶來的財富增加，更加速了這種新路發現的過程。這新路，簡單的說，便是瞭解人性并提高實現人性程度的路。我們這篇短文自然不能詳細討論此種新路發現的過程，一般的說，歐洲自中世紀以來，由於宗教和政治兩種力量的聯合，人性深深被埋沒在神學、哲學、倫理學等的權威之下，以精神生活來代替物質生活，以來世幸福來代替現在幸福，其結果，大多數人不獨沒有正常性生活，而且沒有免除飢餓與恐懼的自由。脫離這種中世紀道德和宗教的羈絆，所謂破壞道德（Demoralization）運動，所謂俗化（Secularization）運動，從正面看，便是這條新路的發現。其表現得最明顯的舉例來說，如文學藝術方面的十四世紀以來的古典運動，及十八、九世紀的狂飆運動；如社會科學方面的正統派經濟學的利己思想，及馬克思一派的經濟決定論；如心理學方面的精神分析學及本能論等等，這些這些，都是認識人類本性的知識活動。此種新知識活動又刺激了自然科學的發展，而自然科學發達的結果，社會財富增加，又使人類對人性新認識有更高實現可能，這樣，才奠定了歐美人十八、九世紀以來相當富強康樂的生活，以及今日世界上對於此種生活無限制的要求擴大與普及的趨勢。從充實人類生活，尤其是大衆的生活的立場說，這是一種進步。

我們傳統的調協文化與人性的知識活動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回頭來看我們歷來調協人性與文化的知識活動，無疑的，我們是走的前一條路；這就是說，我們的知識階級是一向不問文化，只勸人壓抑人性的。墨子的「節用」和「非樂」最爲明顯，固不必說。我們現在只將兩漢以來，一般人認爲統治中國思想界的三大思想系統——儒、道、佛，對於人性的看法與影響，加以簡略說明。

儒家對於人性的看法，大體上分爲兩種：一是荀子倡導的性惡說；（這也是法家的基本概念之一。）一是孟子倡導的性善說。（還有告子的性可善可惡說及揚雄、王充等的性善惡混說，但影響不大，所以我們這裏不加討論）。性既然是惡的，則其須要抑制，是很合邏輯的道理，用不着細說。至於孟子及其信徒們所謂的性善之性或本性，實在不是我們所謂的本性，而是人類在社會中生活，所習得的社會之性，他們要追求的，要恢復的，是這種性。這種性之所以泯滅，據他們的看法，是因爲人類有情欲，容易爲外物引誘的緣故。所以要恢復本性，便應當克制情欲，從我們的觀點說，也就是壓抑人性了。就因爲這種基本的理論及當時經濟條件的限制，所以早期儒家雖倡有「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以及「利用厚生」等說法，而後來的儒者，却愈來愈着重人性的壓抑了。這種趨勢，到了趙宋時最爲顯著。我們如果尋繹「性理大全」、「宋元學案」、「朱文公全集」等一類著作中關於人性的言論，便可以發現，宋以來理學家們對於限制人性的企圖，到了如何一個程度。

道家是不大從正面來討論人性的。不過，道家因爲否認一切人類文化的價值，所以也否認產生文化以實現人性的各種活動；並且，他們以爲人類本性與自然以及文化之間的衝突，是人類苦惱的根源，所以不獨否認一切文化價值，也否認各種人性的要求。莊子至樂篇中說：「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夜半，髑髏見夢，曰：……視子所言，皆生之累也，死則無此矣。」所以「死」是至樂。因此，道家心目中的所謂性，實在是剝去了人類由遺傳得來的本性及在社會中學得的社會之性的一個空殼殼。莊子天道篇中說：「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孔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意夫子之亂性也。」這種性，是魏晉人士所謂的「無」，順着它，便得徹頭徹尾的壓制人性，把人生變成人死。所以魏晉之間，受了這種思想影響很深的一羣人，如孫登、董京、阮籍、嵇康等，爲了要抱樸返素，或則清虛寡欲，反對「自厚」，反對「求益」；或則不結婚，住在於窟或白社中，「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挨餓的時候是很多的。道教徒所謂的仙人眞人，不也是不事男女之道，而僅餐霞飲露的理想人格嗎？

佛家對於人性的壓抑，也和道家是異曲同工的。他們勸人們禁制各種慾望，忘去一切知覺，說這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和尙尼姑縱然做不到這種境界，至少也得不事口腹之欲，婚姻之好。就是一些沒有「佛根」的人，實在不能忘情於榮華富貴，也得盡量克制今生享受，爲來生留地步。他們壓抑人性的計劃是想得很週到的。

就因爲這種種壓抑人性的知識活動控制着我們的思想與社會，所以我們老沒有心思去創造文明，來提高實現人性的程度，其結果，我們的文化永遠是個「匱乏」的文化，我們的人生永遠是個「貧窮」的人生。人性被埋沒在各種道統之中，我們一直在黑暗中摸索着，不知道它的去處。所以顧亭林說，宋、明的理學家心學家們雖然一直在談心說性，然而簡直沒有瞭解心性究竟是什麼。其實，不獨宋明讀書人如此，一直到今天，由於傳統知識活動的餘毒，在各種僞裝如固有文化優點，新儒學等等的掩護之下，仍然在社會上作祟，所以我們還是一點也不認識人性與基於人性的各種力量，當百分之八十的人民在受苦受難，啼飢號寒的時候，我們不對症下藥，却以爲用標語、口號、武力、欺騙等可以解決問題，我不禁要暗暗的喊「其愚不可及也」。

三十七年四月十五日於珞珈山

提高稿費（第十六次調整）

本刊稿費自六月一日起，每千字致奉國幣八十萬至一百二十萬元。此啓。

內潮洶湧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這些時，眞是政治上最熱鬧的季節。儘管連天烽火，遍地災民，官兒們在南京，還是一寸不讓地進行「自我鬥爭」。緊接着國大鬧劇之後，立委的鬧劇又接着開始。現在這一盤棋，正在兩個角度上厮殺起來：一是立法院正副院長的競選活動，一是行政院長的人選競爭。自副總統「一役」以後，有關的派系更加緊地佈置起來。

鬥爭的步驟是先自立院開始。於此當迴顧公佈立委名單而踢走民靑兩黨的一幕。本來，最高當局曾宣佈簽署當選的糾紛解決辦法，黨內以票多爲當選，黨外以國民黨票多的而讓給友黨的人當選。此一原則原可適用於立委選舉，但這種辦法，據說終爲陳××一派擱置。原因是如果是黨內票多當選，則落選的恰是陳所支持的提名候選人；而黨外讓友黨當選，應該讓出的，又恰恰是他們這一羣。損害太大，因此才偷偷摸摸的弄出國代「雙頭蛇」，各做三年」的辦法。同時利用孫哲生落選的盛怒心情，一氣而將補充辦法否決；一面使民靑兩黨多數落選，以懲戒其不聽話幫倒忙的行爲；（南京方面接近幹部派的，都宣傳李宗仁拉攏民靑兩黨選票，曾有特別條件。）同時也爲陳系本身在立院裏打下基礎；凡所支持，皆可入選，這是第一着棋。

立院召集的前夕，孫陳二系，都向最高當局進言，以副總統爲前車之鑒，請[illegible]提出候選人來。於是在臨時中常會中，不待商量，便以總裁命令提出孫正陳副的候選人了。立院匆匆開幕，只有三百餘人，皆是向在京中的黨政幹部之當選者，也可以說大半是孫陳所能控制的。於是盛倡「四分之一，即可集會」之說，又盛倡開幕後即進行選舉的議論，皆是向自家有利的方面去做。在第一次會議，陳系拏出素不知名而素隸CC的四川黃蕭方主席，結果竟被推翻，捧出老邁龍鍾的孔庚來領導開會；連這點面子也未要成。孫陳對此不由得不心寒了。

事態既相當緊急，只好又拜求最高方面。孫悟空着急了便上落伽山，親臣樞要的最後一張王牌，總是領袖萬能。於是官邸中所舉行國民黨常委的立委宴會，到會的一共有二十多人。主人的態度，是從來未有的溫和誠懇；客人的態度，則異常的不客氣！四小時的會談，客人們傾心吐腹，毫無顧忌，什麼話都坦白說出來。中心問題只有一個——維持中央的提名。客人中的劉××首先進言，認爲現在人心思變，對中央舊人都有強烈的反感，接着明顯地指出陳立夫諸多錯誤，肇致黨內外的分崩離析，必須退讓賢路！又有幾個人，同時起立，請求廢止提名的辦法，讓立委自由選舉。這時說話的情緒更激昂了！凡是對當前軍、政、黨務，不滿的情緒，一一傾吐。連帶着談到行政院的問題，也是主張行新政用新人，暗示着舊內閣不易蟬聯。在與會人中，只有谷××站起爲陳辯護，但隨即遭受嚴厲的反駁。據老於官邸會報的人士看來，向來無此激動的場面，也從未見過這樣撫慰、忍耐的表情。無法解決，於是請大家起立表決，但依然有兩人屹然不動，這便是黜中兩名砲手。

從官邸會報的一幕，可以看出內潮洶湧，已經要表面化了。但二十二個常委，並不足以代表全體。這次反對者方面可說是軍方和團方對黨方的示威。在戡亂軍事一元化的策略操縱之下，他們既不要孫陳，又不要政學。他們企圖恢復九一八以後的強力的政治組織，迎合鹵莽的少壯派軍人的蠻幹心理；他們將以反豪門、反黨治、反官僚的口號，團結一些只憑直覺行事的人們，成爲一個新政團，獵取政治的權力。

立院的七百餘委員，其出身背景，殊不簡單。有人粗淺估計，除民靑兩黨以外，大概CC可估到百分之三十以上，靑年團與軍人約佔百分之三十，老立委不足百分之十五，餘下的便爲政學系、朱家驊、北方誠社（張厲生），和幾個黨中元老所瓜分。政學系人少而質精，可能地發生縱橫捭闔的作用。他們將自區域立場出發，聯結大西南及華北立委，對抗孫陳兩系的力量。團與軍合流，朱家驊系可能與之合作，但尙無中心領導者。如劉、如黃、皆是故炮有力，資望尙淺，將來大約仍要附麗一方，或者爲人作嫁亦未可知。像此次程頌雲競選副總統，本是團方的支持，結果却倒入李宗仁方面；在軍方的派系觀念上，這是反常的。正由於少壯派們能衝、能幹、而不善運思，以致發生戰術與戰略不配合的現象。現在立委們天天開會，討論議事規則。對選舉一項，陳系主張立即開始，其他則主張拖延，候地方立委來，利用不滿中央的情緒，再製造一驚人事件。有人說，如果再高壓下去，只有潰裂的一途。爲着綏靖內部，恐怕國民黨中央，還要對地方派讓步。這樣下去，國民黨乃至今日的政權，只有一天天走向分解之途！

行政院改組之謎，已經快要揭曉。當局仍是以不變應萬變。張羣組閣，何應欽以副院長兼國防部長，據說已成定局。各部中，財內兩部，勢在必去。假如俞鴻鈞調行政院祕書長，則仍是張岳軍的老班底。張厲生堅決求去，爲的是躲避選政麻煩。此公本以辦選舉而爲選人的「衆矢之的」，但在國大報告得體，外記者對之有很好的報導，却成了有希望的人物，幾乎取得了行政院長候補人的資格，這眞是因禍得福了！吳國楨將內調，亦是爲着應付外國人。中國今天的政治當局，又回到義和團以後的總理衙門局面了。

行政院各部會的人事部署，也是鉤心鬥角！CC準備已久的內政部長候補人——洪蘭友，爲張岳軍所不能接受，所以有戡亂會祕書長的新命，又是上屆國大會後的一幕重演。洪氏表示不幹，所以戡亂祕書長終於落在張壽賢頭上。至於內政部一席，或調某一封疆進來，而另以得力大員，替換封疆之缺公。政學系在今天的政略是內外兼顧，以中央政權爲掩護，以地方政權爲基礎。在這方面的手法，其他黨派對之是望塵莫及的。

軍事大員的更調，據說也將隨着政治形勢而有所修正。白健生在華中之局，恐不能久。「桂系武漢」的往事，並未被人遺忘。代之的，可能是陳嗣修。此公近表示健康可復，便是爲再掌軍權的張本。因之舊日的大將如劉經扶等，仍舊要煊赫一時。當局近對華北特感興趣，調訓王鳳崗，研究傅作義。胡宗南危而復安，這是有其深謀遠慮的。就種種的線索看，新政府成立後，其作風只有更向後轉！所得意的，將仍是手提實權的武士階級。

陳永熙君鑒

台端于四月初送來大中國圖書局廣告一件，囑登本刊封底，業已刊登四月十日出版之四卷七期本刊。惟該項廣告費，迄未付清。本社曾專函催索，並兩次派員至台端經營之「人文書報社」面洽，均無結果。最近派員至「人文書報社」時，據謂該處房屋業已頂與他人。茲因不明台端地址，用特通告，即希早日惠臨本社，將所欠之廣告費付清爲荷。

觀察社啓

王陵基面對着的難題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成都通信）在四川全省的老百姓已對鄧錫侯不再有所盼望之後，三月中中央決定要換一個人來四川弄一弄，當時大家都以爲是楊森，直至發表，才知道是王陵基。新主席下車伊始，本來轉眼可到七百萬每雙市石的米，突由五百五十萬跌到三百五十萬，於是老百姓奔走相告，以爲從此好活下去了；可是不到一月，米價又飛到了六百多萬。我們不難明白，二十多天前的米價下跌，是由於王陵基的口口聲聲叫喊要嚴懲囤戶，同用武力對付學生所致。囤戶覺得他的威風夠大，不敢再居奇，加以多億要歸範，不得不傾售囤米以抵補，所以米價下跌了。但是四川的問題不像江西那些簡單，口頭的恐嚇既不會生效，實際的行動也不是容易作的；所以王陵基不久就緘默了，一切復原了，也許他明白了問題太難，須要從長計議，但是他却在省府紀念週上，只告誡屬員不要坐茶館，下令一律着短服。的確他面前的難題太多了，要做得像個樣子，就要開罪上司同權豪。要不解決這些難題，豈不又是一個鄧錫侯？

擺在他面前的第一個難題，就是省務會議的組成。鄧錫侯之去職與王陵基之調任，在一般人看來是非常奇突的，可是這一事件的發展決不是一次偶然的突變。鄧之去職因素當種於去年米潮水災之時，因爲從那時起，重慶行轅就在他的名字上打了一個疑問號。王陵基的上台，使人想起農曆元旦蔣主席在廬山那十多天，除了蔣夫人外，就只有王陵基作伴了。王氏的上台，實在並不算得特別的奇突，但是他的省務會議遲遲不能組成，却是奇突而又破天荒的了。從王氏主川的消息在南京傳出，到今天已有一月半之久，從他就職起也有了一個月的光景，可是還只有一個光桿主席在台上。記者前已一再報導四川的省委是由國民黨內各派系分了的，空頭省委不談，依鄧氏當政權而論，祕財建是政學系，民政廳是CC，社保兩處同教廳是復興社。依現在的情形看，分贓仍須繼續。癥結就在這一點上。四月下旬，成都的謠傳，靑年黨的劉泗英將任民政廳長，民社黨的張凌高任教育廳，何北衡王元輝黃仲翔蟬聯，任望南任祕書長，劉航琛長財廳，各廳處做新疆各設副首長一位由各黨派分担。但據記者接觸的青民兩黨人員皆否認劉張出長民教兩廳之說。不久此項謠傳又有了很大的修正，而且人事聚訟紛紜，接着劉航琛匆匆到蓉又匆匆飛京之後，消息轉趨沉寂。此中內幕，首先中央日報等傳出，王氏之解嘲是因爲國大分去了中央的注意力，後來又說是民青兩黨有所要求致原定計劃擱淺。直到昨天（五五），報上纔透露出是CC不同意陳開泗的去職，因而省務會議不能迅速組成。本來CC在四川省政府中只有一個棋子，如今要去掉它，在分贓政治制度下十分困難。王氏由江西帶來了三個人，就是已就任的田粮處長王崇德，和傳說中的民廳宋相成及財廳任望南。因與復興社有密切關係，所以任覺五王元輝黃仲翔三人不動。建廳因何北衡在水利建設方面頗有成就，不能去掉，政學系又要了祕書長，王氏爲了要安置他自己的人，不能不動民廳，而CC又不能放棄唯一的一個據點，所以僵持起來。現在要看王氏是不是像鄧錫侯上台那樣的無魄力，使不使用妥協的方式來解決了（編者按：行政院十一日院會，川省府局部改組，民廳陳開泗，另有任用，由任相成繼任，財廳由任師尙担任，不知任師尙是否就是本文中所說的任望南，張凌高則爲空頭的省府委員）

關於省政府內部的第二大難題，就是駢枝機構與冗員的裁減。這一點王氏說要恢復到劉湘主川時代的原樣，省府只保留民財教建四廳和祕保兩處，社會衛生等處都要裁撤。四川在全國各省政府中，職員的數目高出任何一省的兩倍。這些冗員都是鄧錫侯時代委任的，額外人員據說超過額內人員的兩倍，這就是說，四川省政府內有三千位不合法的官員，這批官員有支取薪水的，也有不支取薪水的。因爲有一部份人支取薪水，就弄得其他合法任命的官員們不得不支取只及他們應得的薪津的十分之七；這樣一來，本來已吃不飽，就更要吃不飽了。王氏既要裁撤駢枝機構與冗員，少不得要與這一班被撤的人同他們所依靠的背景搏鬥一番。冗員的靠山是四川舊軍閥與富豪地主商賈之流。

王氏上台前後，所發表的談話，涉及次數最多的是貪污的清掃。天下老鴉一般黑，如今幾乎全中國沒有一縣一鎮的大官小官選官黨官不貪污，四川何獨不然。一般的貪污現象，讀者們都是看得很清楚，但四川有兩個情形却是很特殊的。第一，四川官吏的貪污是經省府認可的。單以田粮處來說罷，鄧漢祥由財廳兼任的時候，規定了田粮處稅捐處缺的挖掘費，余中英就任田粮處後，定出新任縣田粮處長每名須繳保證金五千萬元，理由是防治貪污，以便粮官捲逃時，可以以押抵虧。但粮官的捲逃仍接連表演，因爲五千萬在當時只合一百石米，在今天只合八石米，他們虧欠捲逃的至少是二三十萬石，眞可算一本萬利。第二，選官貪污。選官者指省縣市參議員而言，這些民選的議員如何能貪污呢？他們生財有道，他們會與貪官污吏合流。單以省參議員來說吧，他們中間有少數人，都向省銀行借有十億至五十億的貸款，這款就是所謂中央還川穀款。中央還川穀款共有三千多億，本來是法定還之於民的，這批議員同貪官合力把它截留來作經建與大巴山防務的經費了。到底是否作了那兩項用途呢？中央說沒有，王陵基說沒有，潔身自好的參議員說沒有，老百姓都說沒有。在去年春季以前還川的達二千六百億，依當時的金價折合，可購二萬六千根每根十兩重的金條子，再加上今年年初還的千多億，共可購金條三萬條，可是這些錢都在當政的省府首長同幾十個參議員與合作的銀行人員的手中去了。今天叫他們吐出來，不過只能購八百根金條子了。舉出來的這兩件事，都是眞正確確實實的事實，連省務會紀錄（前者）省議會紀錄（後者）內都會找得出的，更何況中央社中央日報都有詳細的記載，因爲這兩個官方的宣傳機構總不會造政府的謠言的。如今王氏要振作官箴，他應當先從穀款與欠粮的清查入手。

穀款與欠粮的清查也是擺在王陵基面前的難題。穀款的清理比較容易，只要向中央銀行同四川省銀行清查其來龍去脈，然後把當事人的名單公佈出來，讓老百姓看一看他們的名字，再用強力叫他們照他們吃進去的多少折合成當時的米與金條子吐出來。大家想想：三萬根金條子，合法幣一十五萬億或三百萬米，多大的數目！欠粮的清查比較難些，因爲「吞粮」的人包括已逃未逃的縣大老爺、粮官、保甲人員、土豪等等，多則數萬石，少則百十石，單查究百石以上的，恐怕就會有一萬件以上的案子待理。現在聽說有些縣份（如像南充遂寧等縣）的縣長和粮官，担

心王陵基要清理欠糧，趕着把欠糧以二十萬元一樊市石（市價在六百萬元以上）的價錢，空實與地方上有權勢的人物，讓他們去向欠糧的人追收，而由縣府照欠糧時候的糧價折法幣繳與省府，這樣恰恰三全其美。王氏若果眞要查欠糧與穀款，就得面對着地方土豪，「民意」代表同前任的攻訐。

民以食爲天，要四川安定，王陵基不得不注意到米價的平抑同囤戶的取締。江南同河北以及其他許多地方的同胞對於川西囤戶的作爲一定會嘆爲觀止，因爲川西的有錢有勢的人，他們一下子會囤上幾千石幾萬石米，而且可以就在他的公館中堆積起來。想一想：這要多大的倉房啊！更奇怪的，在被人民密告，政府曠着要查的時候，一座藏米二千石的倉房，會在一夜裏把米疏散空。這些囤戶，他們一年一年的翻囤，因而十年前收購的米都還存在着，只是一年的把陳米換新米罷了。川西十多縣算是囤戶的大本營，估計囤米千石以上的不下一百家。囤戶中包括兩種人，一類是有錢有田而自己田裏出產又吃不完用不完的人，他們不得不把米囤起來，這種人就是川人稱作「紳糧」同「土老肥」的，他們大多怕事怕官，所以只要政府態度一硬，他們的米就會源源而出的。另一類就是有錢而又有勢的達官貴人富商巨賈，他們不但囤自己的出產，而且大量的收購，很多地方性的銀行也幹這種事，這一類人的取締緣要費王陵基的精神。這一點上，王陵基打了敗仗，他上台宣傳的第一項就是打擊囤戶平抑米價，結果現在王氏縮起來不開腔了。

四川的煙毒在歷屆禁煙處長幾十屆「×年禁煙計劃」之後，已經全部肅清了，煙苗沒有發現了，煙民戒絕了，鄧錫侯去職前，他的禁煙處長冷薰南特別爲此鄭重聲明一番，於是乎四川人民不由得舉疾首欣欣有喜見而相告曰：「從此光明永在矣」。不幸上面所指的四川人民只是那些癮民，因爲政府如此宣稱之後，頗有表示從此不再說禁煙了，自然煙燈可以長亮，不必再偷偷摸摸的了；同時煙苗也可以大量播種，不怕剷了。事實上後者已經作到，我們看前幾天內政部四川禁煙特派員宋明炘的公開聲明就可以見到。他說現在四川無一縣莫有種煙的，昨天（五五）的報上還說金堂簡陽兩縣邊境政府軍隊正在剷煙，已剷數百畝。爲什麼禁煙處長個個都要宣稱煙毒已禁絕呢；這很簡單：第一，他們的考績，第二，我們留心一下作雅片煙買賣的人是何等人就可以知道。四川現在是武裝種、運、售、吸，王陵基所可使用對抗的武力，也就是煙毒的包庇者。去年有一次保安處長王元輝去川北巡視，他的隨員們就藉此大作其雅片運銷生意，結果經人告發，槍決了幾個人。我想王氏要想禁絕雅片煙，不但要與種、運、售、吸四方面的武裝力量對陣，還得要迎戰西康省府派來「討伐」他的軍隊。

王陵基的敢作敢爲在他就職三小時後對學生的那一場綑打，已表現得淋漓盡致。（在那場打鬧中，警察用了槍托，未用刺刀，陳痛君的那篇通訊，是事件發生次日的傳聞，第三天就證明了游訓天女士的傷，是因槍托撞擊或踐踏以致直腸部份出血）。事後王氏召集各中學校長談話，並約各大學會教授茶會；在兩次聚中，王氏的態度言辭很惡劣，曾與若干教授口頭詆譭，王氏全部談話的意思着重在整頓學風一點。他所說的整頓學風，不幸只是指學生遊行請願一點，他說要用不惜犧牲的手段來戡亂、。可是他實在應該去注意造成這一種浮動風氣的根本原因，該努力設法解除學生請願所持的理由，後者就是如何去使學生們吃得飽穿得暖，能夠安心讀書，並且不受特務的迫害。今日中國的教育問題，不是學生罷課遊行的一個問題，而是整個中國的教育破了產的問題；今日學風的敗壞，其罪過不在學生，而在教育當局。整個中國教育破產的情形，這裏我們無法細談，也不是一個王陵基改得了的，我們只希望他能把四川中等初等教育的腐敗濫污的積習去掉就是對的了。現在四川中等教育方面的缺點普遍的是：以賺錢爲目的私立中學太多。師資的缺乏與不合格。教學方法的不合時代性，林蘇弼博士指出成都的英語教學是二三十年前纔會合用的；成都各中學的數學課程是由韓受白、康昺廉、譚驥閣等所包辦，二十多年來，他們沒有加一點新材料。學生生活習慣與道德方面的敗壞，幾乎每一所大學與中學，本身就是一座賭場；男女學生的性關係與美國靑年可以匹敵；學生本身有哥老組織，打架鬥毆是常事；學生可以結隊佔據一座戲院（華瀛大戲院），代售門票，代招待，然後把票款帶走；學生可以成羣在戲院內狂鬧，可以跳上戲台抱着坤伶（蘋萍），要她叫哥哥。……初等教育方面的缺點：全爲地方惡勢力所把持。教育經費過少，小學教師至今薪津還未上百萬（食宿在內），而四川各地最簡單的伙食費每月卽須一百二十至一百七十萬元，所以各校都有教師分食學生家裏送來飯菜的事。地方政府對教育不重視，四月廿六日大公報載瀘縣有一所國民學校只有三個教員五個學生，珙縣前任縣長保了一個已死十多年的大學生作縣立中學校長。……現在政府當局所要整頓的，不是這些，而是怎樣去制止學生不要再遊行請願那一點上。記者認爲要學生不再遊行請願，王陵基必須注意一點，便是使學生同教師們能活得下去。

上面這些問題雖然都極迫切，但王陵基最大的難題還是在軍事方面。剿匪是指剿土匪，戡亂是指剿共軍。土匪在四川是無地不有，多則人槍上萬，少則數十人出沒無常，而且更有兵匪合一的現象。今天四川若干大股的土匪已經共軍收買，土匪老巢華鎣山已成立人民解放軍華西總支部，隨着川陝鄂邊共軍的行動，萬縣雲陽的股匪已向城口巫溪等地攻擊前進，南江縣城已被圍攻。防禦共軍呢？則大巴山的工事同公路都沒有進行，王陵基所想望的「拒匪於川外」的美夢，也由於寶雞白河的淪陷因漢中安康的緊急而打了折扣。（寶白二地雖已收復，人心却大大的動搖了。）鼎恩卑已氣餒的三四師國軍決阻不住一二十萬共軍的，何況內面還有相呼應的土匪，還有不少的。難題擺在王陵基的面前，如像哥老的取締，公務人員薪津的折扣，保安團隊人數與經費的增加，……這一切與上面那些比起來却小得多了。現在我們看罷，看王陵基有沒有辦法，有沒有勇氣去解決那些問題。（五月六日）

（上接十六頁）

是戰時狀態的感覺。而生活的壓迫，亦並不輕多少。食糧較瀋陽便宜一半，零吃飯可省不了多少錢。各客棧裏難民們擠得滿坑滿谷，店錢比共區要貴四五倍，吃住對過客們是不小的威脅。開赴山海關的火車每次運車頂上都擠滿了人。難民之外，還有許多武裝的單幫客，他們藉着乘車的方便，在山海關以法幣按黑市比率買流通券，帶到錦州，然後由銀行匯至山海關，再買了流通券帶出關去。跑一次，收入不惡。因爲在山海關流通券與法幣的比率僅只一比七，較規定比率要少三成。從前中央銀行在山海關車站本有兌換處，准許法幣出關後，現在銀行不但不兌換，並把僅有的一所兌換處也取消了。因此旅客們便只有按黑市價格。以流通券買高價的法幣了。

好在旅客們只要能擠上西去的火車，便很少顧及到這種剝削了，因爲每天都有許多人雖買到了車票，都擠不上車去，他們雖在艱險坎坷的途中，跋涉了五六日，但仍要坐困愁城，望着自錦州開出的火車，而困惑發呆。

離開瀋陽·經過共區·走到錦州

高超

春意闌珊，落紅陣陣；東北的局勢，並沒隨着季節的改換，有所轉機。麻木了的瀋陽人士，由希望變成了絕望，情勢若斯，大勢已去，已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了。因此人人打算盤，三十六計走為上着。

鐵路寸斷後，政府曾一再宣稱：「維護交通，確保北寧線」。人們對「打通遼西走廊」還抱有信心，以為恢復通車，只是時間問題耳。孰知一擱個把月，「通車」，迄無音訊。並且入冬以後，東北千里冰封，飛機也已停航。關內外斷了兩個月的信息，敏銳的物價，早已扶搖直上。瀋平班機通航之後，一般達官顯宦都紛紛遣送眷屬，飛機黑票以金條計算；購票直比登天還難。一月廿日飛機失事後，乘機須經行轅批准，雖名民航，實際官小了都坐不上。有錢的機關都包訂飛機，遣送眷屬職員，裁撤機構，停止業務，似乎更說明了瀋陽的嚴重性。因之人心惶惶，都千方百計，為一張飛機票而奔走鑽營。至於「上天無路」，買不起機票的小商人，小公務員，以及荒年時到東北逃難來的河北山東鄉下佬，本是「飢餓」逼他們出的關，現在一家數口連豆餅都吃不上，他們無金條鑽戒，雖沒恐怖的威脅，但不願活活地等着餓死，所以也都紛紛做進關還鄉的打算了。因此從瀋陽到關內的交通，除掉瀋平間的航線外，陸路便是從瀋陽搭車到新民，然後沿鐵道線經大虎山、溝幫子、至錦州，或從新民經柳河溝、半拉門、黑山、北鎮、閭陽驛、十三站、大凌河到錦州，然後搭車去平。飛機究屬有限而難得，這年頭雖是「人財至上」主義，但走路還用不到扒門子，因此這條通過「共匪」三百餘里的道路，便成了關內外行旅的主要交通線。

起初我們幾個年青人，都是抱着一番夢想出關的。但是一年以來，夢早已被擊打得粉碎，高張的物價更壓得人直不起腰來。三月份生活還可勉強維持，四月份的薪津，便買不到一袋麵了。眼見東北一片沃土，燃遍烽火，生活的鞭子更將人向死亡裏鞭笞，活命不易，也只好帶着幻滅的憧憬，另尋生路了。

我於四月十八日同兩個學工的朋友自瀋陽動身。由瀋陽開往新民的火車，每天都載有五六千人，車廂擁擠得像沙丁魚罐子似的沒一絲空隙。瀋陽新民間的鐵路曾數遭破壞，新民外圍還發生過幾次爭奪戰，所以車行極緩。車道兩旁除掉荒廢着的田地，便是房屋的廢墟，頹垣殘瓦，滿目瘡痍。王鐵漢主席日前雖曾到新民發動春耕，但是壯丁大都流亡在外，牲畜被拉。王主席雖躬親倡導，除掉報上渲染得頗為熱鬧外，實際上毫無反響。

從新民車站起，西行的旅客便於無形中組成了一條絡繹不絕的行列，各色各樣的人都默無一語地揹着自己的行李捲，沉重地踏上征途，像一條不見首尾的長蛇似的，在光禿的大地上蠕動着。據說就這情形，已繼續了兩個多月。由新民到柳河溝是國軍防地，柳河溝便是國軍駐紮地的邊緣。這莊上每家都駐有軍隊，要柴草糧食之外，衣服傢俱，也給斂了走。人們若稍露不快之色，便有通匪嫌疑，雖無性命之憂，但拉去蹲幾天冷屋子，或做幾天苦工，家中人就要挨餓了，因為糧食早被搶光，大部分人全仗着每天拉腳掙幾個錢度日。種地的人沒糧食吃，早已不算新聞，出糧食的地方，一斤糙小米要一萬六七一斤，也不算稀奇！所以有人說：「真是天翻地覆了」。一個叫李魁民的農人，年剛二十，父母早亡；哥哥於七天前在距村二十多里路的地方被人打死了，據說是因為他穿了一條制服褲，一定是不好種。於是他小小年紀，便含淚肩起了家庭的重担，每天賣勞力養活着兩個年幼的弟弟，一個剛會走路的妹妹，苦熬着歲月。他對我天真的說：「要是瀋陽難民走完了，無買賣可做時，可真要挨餓了。」

出柳河溝西行，便進入了眞空地帶，這一段路約六十多里地，一般過客向來視為畏途。昨晚李魁民已對我們諄諄告誡，叫我們「快馬加鞭」，早點趕到半拉門歇腳，以策安全。那天陰雨濛濛，路上塵土還少，然而行不數里，便被前面四五個騎馬持槍的漢子截住去路，大聲喝道：「你們算運氣不好，碰上俺們了，給俺們隊長湊點零化錢罷，」於是叫衆人掏出錢來往一隻蔴袋裏放，聽說不多久就裝了滿滿的兩蔴袋。

天雖在落雨，但並沒有人停下來。有人說昨晚在石獅子村過夜的人全遭洗刼，他們在夜裏睡下後，便有所謂武裝還鄉隊藉檢查為名，一個個的都翻遍了，錢和較好點的衣服全被拿去，有人還遭毒打。我們聽後，都還以為我們自已是不幸中的大幸。話猶未已，前面起了槍聲，這時一部分人蹲踏不前，一部分人則硬着頭皮依舊前行，後來趕上了前面的一個行列，才知道他們剛才又遭了一次刦，他們大多數人於昨晚都受了一次難，所以很多人都已精光，除了賣掉僅有的破爛衣服，便只好討飯了。

一路上大家精神始終緊張，到白旗堡後，都雇好車子預備過河的時候，十幾個拿槍的便衣阻住了去路，說是前面有八路，不準通過。於是有一百多輛大車全堵塞在路口了。正當大家焦急無奈的時候，槍聲又起，有人大喊：「跟八路開火了，還不快逃！」於是人們驚慌地奔逃四散了。槍聲斷續的響了半個多鐘頭，後來我們不顧槍聲「冒着呼嘯的風雨，爬過了白旗堡鐵橋，一口氣跑了三十里路到繞陽河車站，身上已濕得和落湯鷄一般了。

白旗堡到繞陽河的途中，鐵道破壞較慘重，有時二三里地長的鐵軌完全翻了身，枕木被燒了，電線亂七八糟攪作一團。沿途大小橋樑有十幾座，無一完整。繞陽河鐵橋共九十九孔，長達二華里，每孔都被炸得粉碎，使我想到所謂二月內恢復通車，直是夢囈而已。

繞陽河是共區的入口，並無正規共軍駐守，由農民會維持治安。土地已分配完了，人們已開始了春耕，食糧較瀋陽便宜一半。店家對我們說：「在解放區，就是手托着流通券也不會有人搶的！」我們在繞陽河總算過了一個恬適的夜晚。

次早走了十幾里路，在一個村口上，有兩個配帶紅箍的共軍工作員檢查身份證，便進入了正式的解放區。最初我們本來都提心吊胆，此刻便感到異常的輕鬆。路上偶而碰到一兩個帶紅箍的八路軍騎兵，他們對行人連看都不看一眼，便奔馳而去了。

途中時常見到農人拆除枕木劈作劈材。插着小紅旗的八路軍生產車來往運送糧草。有時也碰到兒童團的檢查哨，我們看着是一羣不起眼的髒孩子，檢查起來却極嚴厲。

到大虎山時，天色尚早，醒目的標語隨處可見，此地吃食較瀋陽要便宜三分之二，秩序也較安定，旅館都有公定價格，每人每日兩千元（流通券）煎餅三千元一斤。他們管流通券叫白錢，中共的遼西銀行券叫紅錢，白錢和紅錢的比率是五比一，黑市是三比一。

在解放區路過的行旅除了小商人和難民以

隊伍的國軍及下級軍官，各地的農民會供給他們飯食，各旅館一律免費招待。晚上這些軍官跟各住戶借被子，但是老百姓可變得厲害多了，「沒有，你們拿去，我們蓋什麼？」

因爲我們聽說中共的第九縱隊駐滿幫子，爲了避免特別的痲煩，便繞道黑山而行。黑山已是中共的後方，所以進城出城沒見到一個崗哨，城內儘是賣吃食的，關了門的商店，據說都是洋貨舖。出城後約四五里路，有一檢查的哨兵，注意到我們是知識份子，便被送往團部問話。到了那裏，身上各處被檢查得特別仔細。兩個老練的政委問我們是不是國民黨員？我說我們學的都是技術，就爲了對黨政沒有興趣。終於，毫無留難的讓我們過去了。

我們到閭陽驛的時候，鎮上正大敲鑼鼓，一個頭戴紙糊的高帽子的漢子；站在木板搭成的台子上向衆人坦白自己的罪狀。他是附近某村的一個地痞，游手好閑，因爲跟他嫂子通姦，被四個村裏的人聯名告了。我們到十三站的時候，恰巧又見着他戴

馬上，被一羣拿槍的人簇擁着，前面「哪哪哈哈」地響着軍號，後來聽說是拉到鎮外槍斃了。

十三站是一個大市鎮，街上很熱鬧，不過洋貨舖子都關了門。買賣估衣的披着紅紅綠綠的綢緞衣服來來去去，沒人問津；買賣銀元的「晃晃郎郎」地過來過去也沒有主顧。大地主都逃亡到錦州去了，空下來的房子，窮人便用來開店。濬錦間的旱路通了之後，沿途的城鎮添了不少的旅店。

在解放區走了三天半的路程，沒見到一座碉堡，一段鐵絲網，並且很少遇見共軍的兵士。負責村鎮治安的是農民會、兒童團、和婦女會。過黑山後，拉客人的大車很少了，據說他們發動了春耕突擊，農民們都被迫去種田了。土匪固已絕了跡，懶婆懶漢也成了他們鬥爭反對的對象。

途中五天的日子，很快地便在疲勞中溜走了。當我們跟着擁擠不動的人羣，以兩手兩脚沿着炸得東倒西歪的鐵橋，爬到大凌河的彼岸時，算是告別了解放區，又進入了另一段眞空

地帶。從大凌河到雙羊店二十五里的路途，依然由武裝還鄉隊駐防。這一段爬山越嶺崎嶇不平的路程，旅客們仍視爲長途。不過渡河後，以距錦州較近很少出事。並且大車馬車很多，每人花流通券三萬元，便可搭車到錦州。這一帶趕車的，大部是共區逃出來的地主，如買賣順手，每天可掙一百萬流通券；所以錦州附近的地戶也都停止了春耕，爭着趕車拉脚了。因爲在兵荒馬亂的年月，種了地給誰吃都說不定，並且在地裏幹活的時候，牲畜時時有被軍隊抓去的危險，因此誰都不再打算那麼長，而要衡量一下目前的利害了。

每天那成千成萬的人，從河的彼岸過來時，似乎都如大夢初醒一般。起初大家本來都對通過共區懷有莫大畏懼，及至身臨其境，才知道眞眞可怕的是「眞空地帶」；在共區的安全，物價的便宜，似乎還給在苦難中的行旅一些甘味的回憶。若非見到那些觸目的標語，幾乎要忘記了遍地的烽火。而以爲眞是天下太平了。

從大凌河南行，又見到了屹立山巔橋頭的碉堡，和那些密密層層的鐵絲網。穿着臃腫的棉軍裝的兵士哼着小曲，無精打彩的在街頭漫步。老百姓帶着滿臉的不高興，一鍬一鎬的挖掘濠溝。

過雙羊店時，國軍哨兵檢查身份證，此後才算進入了國軍防地。沿途可謂平安無事，只是在大車剛剛吃力地爬上了一道山嶺時，山谷裏忽然響起了槍聲。於是嚇破了膽的人聞鎗色變，紛紛以驚惶不定的眼光探詢主意。後來趕車的才慢吞吞地說是國軍打靶，大家才都心神安定。車子轔轔地，在逶迤的官道上奔馳了三個小時，下午便到了錦州城。

錦州市外圍繞着好幾道鐵絲網，進「卡子」，行李被翻了個仔仔細細。據說當局怕隨着難民混進來奸細，所以要從嚴檢查。錦州是遼西重鎮，濬錦間的鐵路被破壞後，更增加了它在軍事上的重要性。范兵團增援東北，是以錦州爲核心。共軍布署遼西軍事，亦以錦州爲鵠的。所以醞釀許多以來的遼西春季大戰，雙方早已是箭上弦，刀出鞘，都想跨越大凌河，準備廝殺一場。

錦州市況非常冷落，人們沒購買力，大商店紛紛倒閉。若非每日麕集的難民，顯得市面上熙熙攘攘，恐怕更要淒涼。街上除掉由瀋逃關的難民外，就是剛從關內開來的軍隊，他們大都在秦皇島及葫蘆島登陸，負着保衛遼西的重任（說打通北寧線那是太挖苦人了）而來的，如今多三三兩兩，漫步街頭，以消解煩悶。范漢傑的政工總隊部設在錦州，未聞有什麼開展。在錦州，使人精神上感到萬分緊張，處處

（下接十四頁）

（上接十八頁）很有戲劇的效果，所以美國後來又把它拍成了電影。我國據說有五個譯本。電影在中國放映的時候，是用的中華書局出版的秦戈船譯的譯名。斯坦培克的戰爭經驗，比任何小說家來得豐富，初入空軍受訓，後又由報館特派到海外，每天都有文稿寄回紐約，確是一個大戰中很活躍的作家。

在戰爭文學以外，在美國戰時的出版物中，值得注目的，還有斯密斯(Lillian Smith)的「異果」(Stra ge Fruit)，是以白人對黑女的戀愛爲主題的，雷特(Rachard Wright)的「黑孩子」(Black Boy)，是寫作者自身少年時代的故事。此外描寫戰時超過兵役年齡的知識份子的，有馬癸(Joan Marquand)的「時間太少」(So Little Time)，描寫貧民窟的青年的，有史密斯(Betty Smith)的「在布洛克林生長的一顆樹」(A Tree Grows in Brooklyn)。至於溫塞(Kathleen Winsor)的「琥珀」(Fonever Amber)，和蘭萊(Adria Locke Langley)的「獅子在街上」(A Lionls in the Streets)，與其說是由於作品的藝術價值，不如說是「性」的興味，獲得了它們的讀者。

詩作的出版，則有白納(Stephen Vincen: Beret)的敍事詩「西方的星」(We tern Star)和米勒(Alice Duer Miller)的「多維的白崖」(White Cliffs of Dover)等。白納因寫作過勞，在一九四四年逝世了。

以上便是這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文學界的概況。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作品帶着更多的客觀性，有其本質上的價值，雖在戰後也還是值得我們去讀的。

還有一件事情，我想附帶在這裏說說，就是這次戰爭使得文學更普遍化了。雖非直接在文學上的活動，但無形中推動了閱讀文學名著的風氣，對將來的影響必大，這功績似乎是不可埋沒的。最初美國軍事當局經由美國文學會，向民間捐募了一千萬册書，分給前線的將士去讀。但這些樂捐來的書，內容是無法選擇的。所以到一九三四年便由斯坦(Philip Van Doren Stern)爲董事組織了一個軍用版本公司(Edition for the Services, Inc.)，出版袖珍版(Pock t Book Edition)，在那年末的時候，已經印好六百五十萬册的書送給前線的將士去了。到一九四四年便達二千八百萬册，一九四五年約六千萬册，其數目之龐大實可驚人，他們所選用的書，大都是近代的名著，從格魯大使(Ambassador Jos ph Grew)的「使日記」(Report fion Tokyo)直到狄肯斯(Charles Dickens)的「奧利佛特斯特」(Oliver Twist)，一面顧全大兵們的興趣，一面提高他們對文學的欣賞能力。當然探偵小說是他們所最愛好的，不過別的方面也就應有盡有，不僅現在直接地給了大多數青年以修養，而且這一批書流傳出去，也一定可收到莫大的後果，當他們在戰時把讀書的習慣養成了，戰後復員到各階層，也還是繼續找書來讀的。從此以後，讀書當不會再是某一階級的專利，而要普遍到民間了。

週末閒欄

談家庭津貼制度

吳伯淵

美國近來正在進行一件事，這就是「公民家庭津貼」。參議員Robert F. Wagner對於這件事發生興趣，他正在仔細研究這個問題，預備起一個大綱供給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府官員、勞工領袖們，徵求他們的贊助或批評；他還想使之在國會裏成為一個法案。

家庭津貼本來不是一件新事，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報告，世界上約有三十幾個國家施行着這種制度，祇是方式上的不同而已。這種津貼，用現金或用其他方式，是專為了負有家庭重擔的工資階級和薪水階級而設的。譬如法國、比利時等國，都有這種制度的存在。自從一九四四年後，英國和加拿大也通行家庭津貼了。在美國，軍人家庭津貼是有的；一九四二年七月一日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中發出了七十億美金以上。但是美國還沒有公民的家庭津貼。

今日中國也需要實行「家庭津貼」制度。無論在經濟方面或道德方面，都有此切迫需要。凡是軍人、公務員、薪水階級和工資階級，都應該享有家庭津貼；沒有結婚的人或是沒有孩子的人除外。軍人和公務員由國家津貼；私人企業和商店職員由老闆或公司當局拿出來；僱工由主人附加給他們，或是國家裁定辦法，或是以每一單位營利的多寡來決定。

家庭津貼應當以生有孩子的家庭作為對象。在今天，每一個孩子，從小到大，他的衣、食、住、醫藥等的費用已非父母所能負担；還要加上教育費，而教育是每一個孩子應當享有的權利。有一個孩子的，已是如此，要是有四個五個孩子的，更不得了！

現在有許多青年到了結婚年齡而遲遲不婚。他們為什麼不結婚呢？怕以後的事情。就因為怕在經濟上無力負担，特別是生了孩子以後。青年的遲婚，業已構成為目前中國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

我在管弘光中學的時候，有一個學生，品學兼優，後來竟不能繼續讀書。我願意設法免去他的學費。但是他的爸爸黃木匠仍不肯讓他上學。他有他的理由。孩子從生下來撫養到今天已經不是一件容易事了；我雖能免他的學雜費，但是誰能免他的飯費、衣費，零用費和其他等等的費用呢？當然，他只有忍痛犧牲了孩子的光明前途，而讓他在家做過木匠學徒；這樣至少能減輕做爸爸的一部份責任。

還有譚太太的二個靠十歲的孩子，我常常稱讚他們母親的善於教導；但是現在他們完全變壞了。祇因譚先生的每月收入不夠維持一家四口，而譚太太也只得在銀行裏找些工作做做。教皇庇護第十一世早已看到這一點，他在「重建社會秩序」一諭書中說：「這是最壞的妄用，不論在什麼代價之下我們總得要取消去的，就是做媽媽的為了父親微少的收入而在外工作貼補，因此忘了她們最重要的照料和天職，尤其是訓育孩子。所以我們該用盡每一分力量使做爸爸的能得到一筆足以應付普通需要的工資薪給。」

再說，已經「不得意」而有了孩子的家長，一定會儘量設法在孩子身上打算。不說稍長的孩子可以遣出去自謀其生，至少在他們身上用的錢愈少愈好。衣服是無所謂的，只要能遮去赤裸裸的身體和保持身上相當的溫暖是已經足夠了，式樣和衣料本來不算重要的；消遣只要有不化費的也行了；一切有教育意義的娛樂都談不上了；食是祇求勉飽，根本談不上營養。害了病要醫藥費，但是父母沒有多餘的錢發病，常常誤了孩子的健康，甚或殺死了一個生命。但是這些，難道是一個父母故意所犯的過失嗎？

教育的重要根本不需我在此地再喋喋不休的提出來了。當一個家長開始認識教育的重要性時，一塊學費的絆腳石立刻能打斷他們的好思想。學費、雜費大、書籍紙張費也不比總額四五分之一小；而且分期付費的制度又不通行，公立學校太短缺，一門三生當然是沒法解決了。就在今年寒假開學的時候，一個孩子在私立中學的費用已經是一個普通公務人員的一個月半的薪水了。

所以，為解決這些困難，家庭津貼制度立刻要認眞施行。今日的家庭危機是不道德的，它就是造成明日社會紊亂和國家前途黑暗的原因。尤其在這通貨膨漲民不聊生的今天，家庭津貼應該在國家的領導和主持之下全面實施。

家庭津貼的弊端當然也會有人指出來的：譬如可能實際上孩子未受其利，而這筆錢反而給做父母的人化掉了。特別是在公民教育這樣落後的中國，父母對於子女缺乏合乎教育標準的道德觀念，這種情形是非常可能的。又如私人企業，可能會設法逃避這一筆額外損失；他們會不用或少用負有家庭重擔的工作人員，因之為要幫助減輕他們的家庭負担反害了使他們的失業等等。但是我們祇要確立了這個原則，即實施家庭津貼的原則，詳細的辦法可以一方面參照其他國家的成例，一方面可由政府延聘專家來設計，以期得到圓滿可行的辦法。草定的辦法縱有缺點，也可隨時修改。當然，國家要實行這個制度，必需動用一筆數目驚人的款子，但是今日國家所浪費的款子，不知多少，這是一個極有意義的制度，國家在道義上有實行這個政策的責任。

家庭津貼制度的實行不僅直接有利於一般子女負担太重的人民，實際上有利於國家，因為可以提高一般社會的道德水準，並增加一般工作人員的工作效率。筆者不長於文，祇能就感觸所及，提出這個意見，僅請國內賢達指正。

叢書預約諸君鑒

本月份出版的三書，請補交郵資

一、四月份出版的三種書（政學罪言、鄉土中國、英人法人中國人），凡是預約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均已分別按址掛號寄上，祇有極少數，因為沒有補交郵資，尚未寄出，即請早日將郵資補下，以便寄書。（每書補交一萬五千元，詳細情形參閱本刊四卷七期十九頁。）

二、甘肅、西康、東北、貴州、山西、四川除重慶以外、雲南除昆明以外、廣西除桂林以外、陝西除西安以外，上列地帶，航掛圖書，郵局不收。（航信通，新聞紙亦通，獨有圖書不准航寄）所有上列地帶原應由航掛寄上者，一律改為普通掛號寄上，各書均已於半個月以前寄出，即希查收。

三、唯物史觀精義、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論雅俗共賞三書，本月月底可以出版。預約這三書的讀者，請每書補交郵資（包紮費在內）一萬五千元，即盼早日補下，以便各書出版後可以儘早寄上

半價定戶・額滿截止

本社為顧全清寒讀者舉辦之「半價定戶」一千名，業已額滿。此啓。

文藝

大戰中的美國文學

錢歌川

在大戰中，人們的生命財產，都受到很大的威脅，誰也不能安靜地來寫作，有的作家甚至投筆從戎，根本就和文學絕緣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國的文學界，幾乎陷入停頓的狀態，美國方面還算稍有活動，現在略就美國的情形介紹如下。

美國在一九三五年十月由加辣甫(George Gallup)創辦了一個美國輿論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根據他們的調查，美國的國民雖憎恨戰爭，然在珍珠港，被偷襲的很早以前，就知道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了。在美國參戰的一九四一年的歲暮，當時美國最好的一本暢銷書，便是席雷（William L. Shirer）的「柏林日記」（Berlin Diary），由此便可看出當時一般人對戰爭的關心來。再由其他的暢銷書的內容來檢查一下，也可發現同樣的傾向。例如台維斯（Joseph Davis）大使的「莫斯科出使記」（Mission to Moscow），也被萬人爭誦。所謂「紅十字救急治療手册」（Red Cross First Aid Manual），一本那樣的在平日無人過問的小册子，在一九四二年的一年中，竟銷行了八百萬册之多。這時關於戰爭的作品，多半是描寫戰略的撤退和逃難的情形，如寫從南斯拉夫逃到開羅的約翰（Robert St. John）的「從金人國出來」（From the Land of Silent People），法國人聖特克雷倍利（Antoine de Saint-Exupery）的「逃到阿拉斯」（Flight to Arras），還有描寫從燃燒的飛機上以降落傘跳下，而落到英法海峽中的英國青年的體驗的，希拉里（Richard Hillary）的「經空間落下」（Falling Throgh Space），描寫法國戰敗的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土地的殘物」（Scum of the Earth）以及德國的亡命者哈伯（Hans Habe）所寫的「一千個該死」（A Thousand Shall Die）等都是銷得很多的。但到了眞正的戰時，一般人却不免要撫今思昔，而懷念以前的好日子，因之如羅林斯（Marjorie Kinnan Rawlings）的「渡河記」（Cross Creek），捷斯（Ilka Chase）的「過去方事時」●Past Imperfect），及保羅(E.liot Paul)的「我最後見到的巴黎」（The Last Time I saw Paris）却反而銷得更好。

在初期所讀的都是別人的東西，隨即就有了根據美國人自己的經驗而寫出來的軍中生活的實錄，太平洋上悽慘的戰鬥一類的作品問世。第一部作品是一九四二年七月如彗星般地出現的哈格洛佛(Marion Hargrove)的「請看這個小兵哈格洛佛」(See Here, Private Hargrove），內容不過是記的訓練營的生活，但破記錄地却銷行二百五十萬部。繼此而出版的有寫菲律賓戰役的，懷特（William L. White）的「他們是可消耗的」(They Were Expendable），以瓜島爲背景的書也出了三册，即特來加斯基（Richard Tregaski）的「瓜島日記」（Guadalcanal Diary），吳爾非特（Ira Wolfert）的「所羅門羣島之戰」（Battle for the Solomon ）和赫塞（John Hersey)的「進谷」(Into the Valley)。這三個人中有兩個，馬上就成了美國的新進作家，而出了名，尤其是赫塞，以「亞達諾之鐘」（A Bell for Adans）一書而獲得了一九四五年的白利查獎金(Pulitzer Prize）

另外還有一本轟動一時的政治性重於文學性的書，便是一九四三年四月出版，威爾基(Wendell L. Wilkie）著的「天下一家」（One World），我國在戰時都出了三個譯本，在美國其銷路之佳，僅次於「飄」（Gone with the Wind)，出版不到兩個月，就銷到一百萬部。

其他，戰爭文學的還有霍布（Bo! Hope）的「我從未離家」(I Never L:ft Home)，配爾（Ernie Py.e）的「這就是你們的戰爭」（Here is Your War）和「勇士」（Brave Men），穆定（Sergeant Bill Mauldin）的「上前線」（Up Front）等等。其中作者配爾，最享盛名，有的地方拿他來作爲戲院的名字，以資號召。他在戰前，不過是一個無名的小新聞記者，戰事發生，便以一個小兵的身份開往北非參戰，他所描寫的，並不是作戰的經過，而是加入戰爭的一般平凡的美國人的生活，所以普通家庭中的人都很關心而愛讀，使他的名字成爲家喻戶曉了。

至於和戰爭沒有直接關係的出版物，便有克洛寧(A. J. Cronin）的「天國之鑰」（Keys of the Kingdom），達格拉斯（Lloyd Douglas)的「錦袍」（The Robe），衞飛爾（Franz Werfel）的「白納德塔之歌」（The Song of Bernadetta），阿希（Shol.m Asch）的「使徒」（The Apostle）等，富於宗教色彩，在戰亂的時候，也很爲人所歡迎。

現在我們不妨看看美國那些成名的作家，在戰時有什麼活動。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先跑到古巴（Cuba）去，後來又出現於巴黎，原來只想做個大戰的旁觀者，後來不知怎樣又忽然加入了法國的陸軍。帕所斯（John Dos Passos）以雜誌社特派員的身份，曾到了太平洋戰區，但他們兩人，誰也沒有寫出一部戰爭小說。沙洛楊（William Saroyan）自從寫了「人間喜劇」（The Human Comedy）之後，便加入陸軍去當一個小卒，被派到英國在倫敦的大飯店（Hotel Savoy）裏度着遠戍的生活，並沒有得到一點實際的戰爭經驗，所以只把他在倫敦的見聞，寫了一部「賈克生奇遇記」（The Adventures of Wesley Jackson），在一九四六年出版。劉易士（Sinclair Lewis）株守在他的故鄉米納蘇達（Minnesota），出版了一部寫夫婦生活的小說「丁伯倫」（Cass Timberlane）。最近戰後又發表了他的第二十種小說「芳草王孫」（Kingsblood Royal），是處理人種問題的，還是和他的老作風一樣，每部小說中都包含了一個問題。布龍斐兒(Lewis Bromfield)也是住在故鄉俄海俄州的農場上，只發表了一部「愉快谷」，（Pleasant Valley）。德萊塞（Theodone Dreiser）自從到好萊塢去後，就一直守着沉默。賽珍珠（Pearl Buck）在戰時又出版了一本關於中國的小說「龍種」（Dragon Seed），仍然致力於民族間互相的理解，始終是中國的一個朋友。在名作家中筆鋒轉到戰爭小說的，只有斯坦培克（John Steinbeck）一位，他在一九三九年發表「怒火千叢」（Grapes of Wrath），而名譟一時，到一九四二年初便出版了一部在此項大戰中首屈一指的戰爭小說「月落烏啼霜滿天」（The Moon Is Down），寫一個被征服而不屈服的故事。背景雖未明說什麼國度，但讀者都知道是指挪威。由於第五縱隊活動的結果，德軍兵不刃血地就把那裏佔領了。但他們只能征服領土，而不能征服人民，羅工暴動時有發生，使侵略者無時或安，一個個都要發神經了。一位中尉竟叫出『蒼蠅把捕蠅紙征服了！』這部描寫侵略者內心痛苦的小說，（下接十六頁）

觀察文摘

知識青年的道路

原講者：袁翰青

原刊處：北大半月刊增刊

昨晚我也站在這裏，看你們的營火晚會，見到你們一萬多人歡呼的情形，聽到你們的歌聲和鑼鼓聲。這表現着當代青年心和心的融合在一起，也象徵着中華民族前途的光明。我感到衷心的愉快。當我走回家的時候，我却担心着；我並不是担心你們會遭受到什麼外力的摧殘，而是担心着你們的這種熱情會堅持多久。在今天，熱情是需要的，但是祇有熱情是不夠的。我們更需要深刻的知識，認識知識青年應當走的道路，來做你們一生工作和行動的基礎。

做一個今天中國的知識青年，要永遠的貢獻你的一生所有知識的力量為中國苦難的人民而服務——這是知識青年唯一的道路，是每一個知識青年應有的抱負。

我們先講「人民」這兩個字。「人民」不是光喊喊的名詞，是實實在在的人，同我一樣，同你一樣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是拿着鋤頭耕田的人，是拿着鐵鎚打鐵的人。幾千年來他們担負着中國的生產工作，却沒有被人當做人看待。中國的改革只有這些人都能被合理看待，都能活得像人的時候才是眞正的成功。目前這些種田的、打鐵的、牧牛的、紡織的、和一切沒有被人當做人的人，正在掙扎着一個生死的鬥爭。在這艱鉅的鬥爭中，他們流血流汗，我們知識份子將來有什麼理由，去跟他們爭一點利益呢？我說這話，或許大家都覺得很空洞。但是我確實担心，担心知識青年將來會走向違反人民利益的道路。我們不怕外來的壓力，因為外來的壓力終歸是沒有用的。若有用處，若能擋得住歷史的進行的話，那麼我們到現在應當還是被秦始皇的子孫所統治着。我們怕的是知識份子內在的矛盾和因循的習慣。如果我們沒有堅定的認識和崇高的理想來克服這些不良的潛在的意識，青年人的心靈是會被腐蝕的。

知識青年應該注意些什麼呢？

要堅決剷除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和英雄主義的心理。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時時刻刻想一想：你每天是為着人民大衆着想，還是在為自己着想？我們要知道，我們僅佔中國人民的極小的一部分，而改造中國的目標是要全國大多數人都得到起碼的生活，然後再做有計劃的工業建設，來提高生活水準。這需要相當長期的努力，在達到這個目標之前，每個覺醒的知識份子都應當咬着牙齒，準備吃苦。今天我們覺得自己的生活太苦，是因為我們應得的報酬被極少數的人剝削了，而一些寄生階級都過窮奢極欲的生活，我們當然不滿，當然憤恨。若那一天，當中國大多數的人民都能有起碼的人的生活的時候，我們就是再苦一點，也不應有半點怨言。

小資產階級的意識是一個根深蒂固的東西，當然每個人都想生活得好，不過你先要放眼看看廣大的人民呵！在今天中國社會裏，往往有許多不應該的事情弄得習非成是。例如有些同學常時對工友斥責的態度，而當工友回話稍不客氣時便忍耐不住，認為受了侮辱。其實你們自己應當反省，都是人，你得先把別人當人，才有權利要求別人也把你當人。

英雄主義的心理，表面看是要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材料，好像並不是太壞的。但如果出發點不正確的話，失之毫釐就差之千里了。在二十世紀的今天，英雄主義的心理是應當去掉的，總想着把自己造成領導人物是要不得的，我們希望把自己看成羣衆的一分，而要把整個羣衆一齊推動向前。

根絕封建的觀念和個人報恩的心理。在中國有些人，把自己看成他是某某人的人，根據這種相互間封建式的拉攏，和私人報恩的心理，阻礙了中國的進步。我有一個朋友，他來信要到學校裏來教書，我也為他辦妥了一切應辦的手續，但是他最近來信，說是從前他考留學的主管人，後來是他的上司，要他留在那裏，所以他不能來了。他說他要聽這位先生的命令。這充分表示了私人報恩的封建觀念。這種情形普遍於知識份子之中。

封建的觀念對於我們這些人的影響很深刻。我們來讀書，家裏的人希望將來做官，鄰舍的人希望將來能得到提拔提拔，這種為自己及為自己身旁小圈子打算的心理，會一點一滴的影響，一點一滴咬碎着青年人的心靈。過去多少知識份子都被這種觀念葬送了，希望今日的知識青年要竭力從這方面振拔出來。

我們要有韌性的戰鬥的精神，決不可以一遇阻礙就消沉下去，或是竟痲木起來。曾經讀到大公報的「時代青年」欄裏，有一篇你們同學自己寫的文字，敍述他因為要幫助一個中學青年，向另一位有錢的同學借錢，而這位有錢的同學完全表現着痲木的態度。另外在報上也看到有青年學生夜裏跳牆出去跳舞的紀載。可見知識青年還有很多消極和痲木的人。如果在青年時期已失去熱情和理想，將來恐怕要更不堪設想。剛才許德珩先生很熱情地向同學說了許多話，我相信他的話會打動每一個同學的心。許先生今年五十七歲了，但是許先生的見解，許先生的精神是多麼的年青呢！許先生就是我們每一個知識份子的模範。

中國這半殖民半封建的國家正在改造中，苦難的中國人民他們要求教育，但是他們沒有這個機會。他們需要你們，你們也須有他們才能有前途，你們不能離開他們——中國的人民。我今天要每一個青年對自己發誓：——

「我，一個知識份子認清了知識份子應走的道路，絕不為自己的利益而違背了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永遠的為中國的人民的利益而奮鬥，堅決的為新的中國而努力！」

（上接二頁）

電，於是「退票」及打壁大進，放映機二架及影片全被打毀，數人受傷。事後發見電線被人剪斷。次日學生罷課抗議暴行，而出租影片的中電三廠來函，要求大夏校當局負責賠償二百億元。延至最近，校當局已允照價賠償了。但我以為：一、為什麼不嚴懲搗亂份子，令其負賠償之責？二、此舉顯然默認該暴行為合法。三、何以校當局肯這樣賠？四、總計本學期學費收入亦祇二百餘億，校當局如有這麼大的力量，何不令學生免費入學，以救濟失學？總之這筆錢賠得寃枉，所以我要替大夏當局喊寃！

朱托天　五月十三日　上海

南昌中國新報

編者先生，五月八日南昌中國新報轉載了貴刊四卷九期「傅作義的困惑與北方局勢」一文，但並沒有註明轉載貴刊的字樣。我閱後很為不平，認為中國新報跡近偷竊，很不道德。茲奉上該報一份為證。

胡友山　五月九日　南昌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illegible]號

第二批觀察叢書預告之一

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

張東蓀著

本書係張東蓀先生專應本社之請而寫，上次原已公告，惟因張先生課忙體弱，恐不能如期脫稿，故復中止預約。現張先生已將全稿寄滬，並已付排，六月底可以出書，約於六月初旬發行預約，謹請讀者注意。

在本書中，張先生用一種綜合的觀點，從理論與歷史兩方面討論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分析其中關係，并說明其中所有各問題何以會發生。全書內容，詳見後列目錄。張先生在序文中自謙地說：「書中所討論的以政治經濟與歷史爲多。這些學問對於我，因爲我是個習哲學的，本可說是外行。無如我却未見有書籍或雜誌上討論這些問題而能鞭辟近裏令我滿意的，因此遂迫得我這個外行人不得不越俎代庖一下。」本書雖不取系統的體裁，但全書思想實是一整套的。

張先生在序文中又說，他因爲年老體衰，以後不再寫書；所以本書格外珍貴。張先生前作「虜獄生活簡記」一文，附刊本書之末，使讀者一方面瞭解張先生的思想，一方面也能瞭解張先生的性格。

目錄

一、本書從理論與歷史將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合併討論，不採取定義形式。
二、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同置其基礎於幾個概念，如自由、平等、公正、理性等。
三、理性主義與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之關係。
四、概念羣與文化交織。
五、科學發生後，社會科學亦成立，在把眞理與信仰分開。
六、關於人事的知識不能將本人完全除開。因此這方面容忍乃有理性上之根據。
七、民主主義即以上述各概念爲其基型，但實際上只有各國的民主狀態。
八、自由概念之發展與變遷。
九、平等概念在古代先於自由而被重視，契約論的思想之由來。
十、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重新把自由抬高起來。注重個性。
十一、消極的自由即反抗暴政與強權。政府權限愈小愈好的思想即從此發生。革命的權利亦由此出。
十二、經濟方面的產業革命助成其事。中等階級抬頭。
十三、民族國家的出現。古代民主之所以失敗。
十四、法國大革命的情形可爲例證。
十五、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向着同一的方向而進。
十六、原始共產之不能維持與原始民主相同。
十七、人民物質生活提高的要求，統括歷史全部進程。馬克斯據此乃發見使理想如何與實際相銜接。
十八、資本主義與國族主義是有銜接作用的。
十九、國族主義反是由國際主義失敗而出。
二十、個人主義發爲資本主義乃始住了。
二十一、國族主義與個人主義皆有利亦有弊。
二十二、革命用暴力不是一個理論問題。
二十三、一切不幸都由於革命者與反革命者雙方相煎而演成。
二十四、這却與和平不可分有關。
二十五、尙有心理上性情的距離。
二十六、計劃經濟的出現。
二十七、計劃經濟上的資本問題。
二十八、消費節約與造產之關係。
二十九、全民生產動員的發明。
三十、合作社亦是一種銜接物。
三十一、貧富差別與社會主義本質無關。
三十二、人性問題。只能採取漸進主義以謀改變。
三十三、對外貿易由國家統辦是一國實行社會主義之前提。
三十四、集合農場是爲一切改良農業的國家所取法。
三十五、產業落後國家必須以生產爲標準決定自由平等的度量。
三十六、蘇聯的言論自由。基本點的一致與自我批評。
三十七、文化自由之重要。馬克斯主義在本質上不是宗教。
三十八、馬克斯主義與民主主義是一件事。
三十九、馬克斯主義中之理想成份。
四十、本書觀點是綜合的，而不與分析相背。
附錄：虜獄生活簡記。

預約日期及預約價目請閱本刊第十五期

觀察叢書

已出三種

政學罪言 潘光旦著（定價二十六元）

鄉土中國 費孝通著（定價十二元）

英人法人中國人 儲安平著（定價十二元）

各書照定價一萬二千倍發售，掛號及包紮費每本二萬二千元。「觀察」定戶購買叢書八折優待。

將出三種（五月底出版）

唯物史觀精義 吳恩裕著（定價：未定）

中國文化與現代化問題 吳世昌著（定價十元）

論雅俗共賞 朱自清著（定價十二元）

[illegible]

叢書讀者先生：本社叢書已出的三種，發行情形良好，其中「鄉土中國」初版三千冊已快銷完，再版本業已付印。

第二批叢書擬出四種，其中兩種業已付排，大約在六月初旬發行預約。本社出版叢書，還是初次，一切草創，難合理想，因此我們極其誠懇的請教讀者：關於「觀察叢書」的品質、內容、選材、印刷、紙張、封面、裝訂、定價等等，請讀者不吝賜教，以供我們參考，務求盡量改善，俾能滿足讀者的要求。讀者先生，我們是非常誠懇的。惠函即請逕寄編者，不過我們因爲精力有限，接函後恐怕不能一一復謝，我們在這兒先向賜教的讀者致謝。（編者）